

三俠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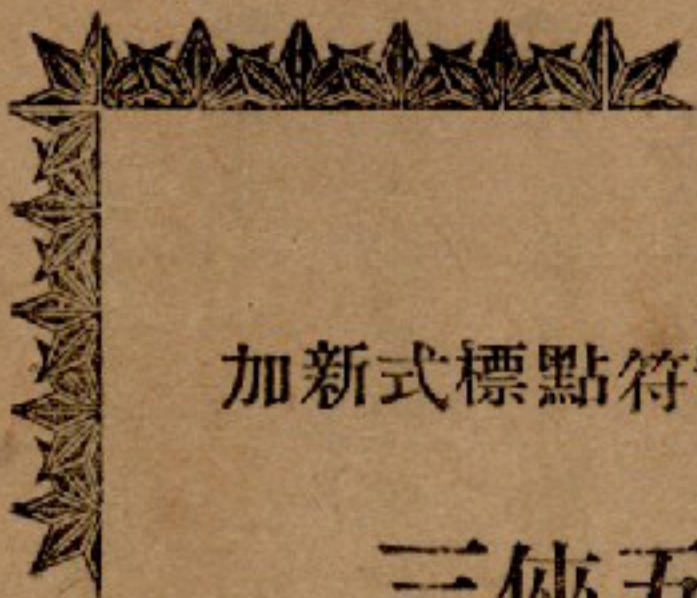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450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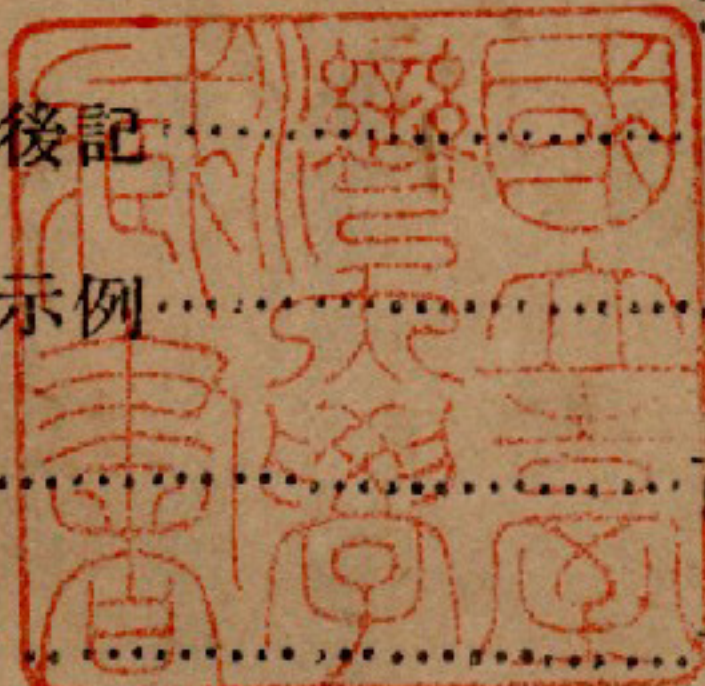
16 21105881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 三俠五義總目錄：—

- (1) 三俠五義序.....胡適
- (2) 原序.....問竹主人
- (3) 校讀後記.....俞平伯
- (4) 標點示例.....俞平伯
- (5) 目錄.....百二十回
- (6) 正書.....百二十回
- (7) 附錄一 (七俠五義序).....俞樾
- (8) 附錄二 (七俠五義第一回).....一 回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 三俠五義序

胡適

## (一) 包公的傳說

歷史上有許多有福之人。一個是黃帝，一個是周公，一個是包龍圖。上古有許多重要的發明，後人不知道是誰發明的，只好都歸到黃帝的身上，於是黃帝成了上古的大聖人。中古有許多制作，後人也不知道究竟是誰創始的，也就都歸到周公的身上，於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聖人，忙的不得了，忙的他『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這種有福的人物，我曾替他們取個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就同小說上



說的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一樣，本來只是一紮乾草，身上刺蝟也似的插着許多箭，不但不傷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包龍圖——包拯——也是一個箭垛式的人物。古來有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知道他們的來歷，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兩個人的身上。在這些偵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間的傳說不知怎樣選出了宋朝的包拯來做一個箭垛，把許多折獄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龍圖遂成了中國的歇洛克福爾摩斯了。

包拯在宋史裏止有一篇短傳（卷三一六），說他『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這是包拯故事的根源。他在當日很得民衆的敬愛，故史稱『童稚婦女皆知其名』。後來民間傳說，遂把他提出來代表民衆理想中的清官。他却也有這種代表資格，如上文引的宋史所說『笑比黃河清』，『關節不到』



等事，都可見他的爲人。宋史又說他

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他的長處在于峭直而『務敦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宋史本傳紀載他的愛民善政很多，大概他當日所以深得民心，也正是因爲這個原故。不過後世傳說，注重他的剛毅峭直處，遂埋沒了他的敦厚處了。

關於包拯斷獄的精明，宋史只記他

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他大概頗有斷獄的偵探手段。民間傳說，愈傳愈神奇，不但把許多奇案都送給他，



並且造出『日斷陽事，夜斷陰事』的神話。後世佛道混合的宗教遂請他做了第五殿的閻王。這種神話的源流是很可供社會史家的研究的。

大概包公斷獄的種種故事，起于北宋，傳于南宋；初盛于元人的雜劇，再盛于明清人的小說。

元曲選一百種之中，有十種是包拯斷獄的故事，其目如下：

- (1) 包待制陳州糶米 (無名氏)
- (2)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 (無名氏)
- (3) 包龍圖單見黑旋風  
神奴兒大鬧開封府 (無名氏)
- (4)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關漢卿)
- (5)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關漢卿) (以上兩本錄鬼簿記關氏所著雜劇

目中不載，疑是無名氏之作，元曲選誤收爲關氏之作。)



(6) 包龍圖智勘後庭花 (鄭庭玉)

(7) 包待制智賺灰闌記 (李行道)

(8)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曾瑞卿)

(9) 玎玎璫璫盆兒鬼 (無名氏)

(10) 包待制智賺生金閣 (武漢臣)

這都是保存至今的。此外還有不傳的雜劇：

(11) 糊突包待制 (江澤民) (見錄鬼簿)

(12) 包待制判斷煙花鬼 (張鳴善) (同上)

(13) 風雪包待制 (無名氏) (見太和正音譜)

(14) 包待制雙勘丁 (無名氏) (同上)

我們看元曲選中保存的包公雜劇，可以知道宋元之間包公的傳說不但很盛行，並且已有了一個大同小異的中心。例如各劇都說：



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氏。

宋史說他字希仁，王銍默記也稱包希仁；而傳說改稱字希文。宋史只說他是廬州合肥人，而傳說捏造出『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來。這些小節都可證當日必有一種很風行的包公故事作一種底本。又如灰闌記云：

勅賜勢劍金牌，體察濫官污吏。

留鞋記云：

因爲老夫廉能清正，奉公守法，聖人勅賜勢劍金牌，着老夫先斬後奏。

盆兒鬼云：

勅賜勢劍金牌，容老夫先斬後奏，專一體察濫官污吏，與百姓伸冤理枉。

陳州糶米云：

「范學士云」待制再也不必過慮。聖人的命賜與你勢劍金牌，先斬後



聞。

這就是後來『賜御劍三刀』的傳說的來源。元人雜劇裏已有『銅鑱』的名稱，如後  
庭花云：

〔趙廉訪云〕與你勢劍銅鑱，限三日便與我問成這樁事。……〔正末  
云〕是好一口劍也呵！〔唱〕

這劍冷颼颼，取次不離匣。這惡頭兒揣與咱家。我若出公門，小民把我

胡撲搭，莫不是這老子賣弄這勢劍銅鑱？

在『音釋』裏，鑱字注『音查』，卽是劍字。又灰闌記也說：

若不是呵，就把銅鑱來切了這個驢頭。

這都可見『勅賜勢劍銅劍』已成了那時的包公故事的公認的部分了。又如盆兒鬼  
云：

上告待制老爺聽端的：



人人說你白日斷陽間，

到得晚時又把陰司理。

可見『日斷陽事，夜斷陰事』在那時已成了公認的中心部分了。

以上所說，都可見當時必有一種通行的底本。最可注意的是盆兒鬼中張愷古列

舉包公的奇案云：

也曾三勘王家蝴蝶夢，

也曾獨糶陳州老倉米，

也曾智賺灰闌年少兒，

也曾詐斬齊郎衙內職，

也曾斷開雙賦後庭花，

也曾退還兩紙合同字。

這裏面舉的六件事即是元曲選裏六本雜劇的故事。這事可有兩種解釋。也許這些故



事在當日早已成了包公故事的一部分，雜劇家不過取傳說中的材料，加上結構，演爲雜劇。也許是雜劇家彼此爭奇鬪巧，你出一本魯齋郎，他出一本陳州糶米；你出一本智賺灰闌記，他又出一本智賺合同文字；正如英國伊里沙白女王時代的各戲園爭奇鬪巧，莎士比亞出一本丹麥王子悲劇，吉德（Kyd）就出一本西班牙悲劇（Spanish Tragedy）。馬羅（Marlowe）出一本福司特博士（Doctor Faustus），格林（Greene）就出一本倍根教士與彭該教士（Friar Bacon and Friar Bungay）。這兩說之中，似後說爲較近情理。大概元代雜劇家的爭奇鬪巧是包公故事發展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益兒鬼似最晚出，故列舉當日已出的包公雜劇中的故事，而後來益兒鬼的故事——即烏盆記——却成了包公故事中最通行的部分。

元朝的包公故事，略如上述。坊間現有一部包公案，又名龍圖公案，乃是一部雜記體的小說。這書是晚出的書，大概是明清的惡劣文人雜湊成的，文筆很壞；其



中的地理，歷史，制度，都是信口開河，鄙陋可笑。書中地名有南直隸，可證其爲明朝的書。但我們細看此書，似乎也有小部分，來歷稍古。如烏盆子一條，卽是元曲盆兒鬼的故事，但人物姓名不同罷了。又如桑林鎮一條，記包公斷太后的事，與元朝雜劇抱妝盒（說見下）雖不同，却可見民間的傳說已將李宸妃一案也堆到包拯身上去了。又如玉面貓一條，記五鼠鬧東京的神話，五鼠先化兩個施俊，又化兩個王丞相，又化兩個宋仁宗，又化兩個太后，又化兩個包公；後來包公奏明玉帝，向西方雷音寺借得玉面貓，方才收服了五鼠。這五鼠的故事大概是受了西遊記裏六耳獼猴故事的影響；五鼠鬧東京的故事又見于西洋記（卽三保太監下西洋），比包公案詳細的多；大概包公案作于明末，在西遊西洋之後。五鼠後來成爲五個義士，玉貓後來成爲御貓展昭，這又可見傳說的變遷與神話的人化了。

雜記體的包公案後來又演爲章回體的龍圖公案，那大概是清朝的事。三俠五義卽是從這裏面演化出來。但龍圖公案仍是用包公爲主體，而三俠五義卻用幾位俠士



作主體，包公的故事不過做個線索，做個背景：這又可見傳說的變遷；而從包公案演進到三俠五義，真不能不算是一大進步了。

## (二) 李宸妃的故事

宋仁宗生母李宸妃的故事，在當日是一件大案，在後世遂成爲一大傳說，元人演爲雜劇，明人演爲小說，至三俠五義而這個故事變的更完備了；狸貓換太子在前清已成了通行的戲劇（包括斷后，審郭槐等齣），到近年竟演成了連台幾十本的長劇了。這個故事的演變也頗有研究的價值。

宋史卷二四二云：

李宸妃，杭州人也。……初入宮，爲章獻太后（劉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仁宗卽位，爲順容，從守永定陵。……

初仁宗在襁褓，章獻（劉后）以爲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卽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也。

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初章獻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勳如其言。



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諡莊懿。（後改章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嘆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

這傳裏記李宸妃一案，可算是很直率的了。章獻劉后乃是宋史上一個很有才幹的婦人；真宗晚年，她已預聞政事了；真宗死後，仁宗幼弱，劉后臨朝專政，前後當國至十一年之久。李宸妃本是她的侍兒，如何敢和她抵抗？所以宸妃終身不敢認仁宗是她生的，別人也不敢替她說話。宸妃死于明道元年，劉后死于明道二年。劉后死後，方有人說明此事。當時有人疑宸妃死于非命，但開棺驗看已可證宸妃不曾遭謀害；況且劉后如要謀害她，何必等到仁宗即位十年之後？但當時仁宗下哀痛之詔自責，又開棺改葬，追諡陪葬，這些大舉動都可以引起全國的注意，喚起全國的同



情，于是種種傳說也就紛紛發生，歷八九百年而不衰。

宋人王銍作默記，也曾記此事，可與宋史所記相參證。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仁宗），而終章獻之世，不知章懿爲母也。章懿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獻之崩，號泣過度。章惠太后（卽楊淑妃）勸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殯之。」仁宗卽以輓車亟走奉先寺，撤殯觀之。在一大井上，四鐵索維之。旣啓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壞也。時已遣兵圍章獻之第矣；旣啓棺，知非煇死，乃罷遣之。（涵芬樓本，上，頁七。）

王銍生當哲宗徽宗時，見聞較確；他的記載很可代表當時的傳說。然而他的記載已有幾點和宋史不同：

- (1) 宸妃死後，殯于洪福院；默記作奉先寺。（仁宗本紀作法福院。）
- (2) 宋史記告仁宗者爲燕王，而默記說是楊淑妃。



(3) 默記記仁宗『卽以轎車亟走奉先寺』，這種具體的寫法便已是民間傳說的風味了。（據仁宗本記，追尊宸妃在三月，幸法福寺在九月。）

默記又記有兩件事，和宸妃的故事都有點關係。其一爲張茂實的歷史：

張茂實太尉，章聖（眞宗）之子，尙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張。旣長，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聖曰，『孩兒早許大也。』

昭陵（仁宗）出閣，以爲春坊謁者，後擢用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帥。……

厚陵（英宗）爲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繁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爲狂人而黥配之。其實非狂也。

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卽位，……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



諡勤惠。

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臥內。茂實岸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奇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于此可驗矣。

(上，頁十二)

其二爲記冷青之獄：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宮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嘗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青。……詣府自陳，并妄以英宗(涵芬樓本誤作神宗)與其母繡抱肚爲驗。知府錢明逸……以狂人，置不問，止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其罪，以絕羣疑。』翰林學士趙槩亦言，『青果然，豈宜出外？若其妄言，則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當誅。』

遂命槩并包拯按得姦狀，……處死。錢明逸落翰林學士，以大龍圖知蔡



州；府推張式李舜元皆補外。

世○安○以○宰○相○陳○執○中○希○溫○成○（仁宗的張貴妃，死後追冊爲溫仁皇后）旨爲此，故誅青時，京師昏霧四塞。殊不知執中已罷，是時宰相乃文富二賢相，處大事豈有誤哉？（下，頁四）

這兩件事都很可注意。前條說民人繁用迎着張茂實的馬首喊叫，後條說民間傳說誅冷青時京師昏霧四塞。這都可見當時民間對於劉后的不滿意，對於被她冤屈的人的不平。這種心理的反感便是李宸妃故事一類的傳說所以流行而傳播久遠的原因。張茂實和冷青的兩案究竟在可信可疑之間，故不能成爲動聽的故事。李宸妃的  
一案，事實分明，沉冤至二十年之久，宸妃終身不敢認兒子，仁宗二十三年不知生  
母爲誰（仁宗生于一〇一〇，劉后死于一〇三三）；及至昭雪之時，皇帝下詔自  
責，鬧到開棺改葬，震動全國的耳目：——這樣的大案子自然最容易流傳，最容易  
變○成○街○談○巷○議○的○資○料，最○容○易○添○枝○添○葉，以訛傳訛，漸漸地失掉本來的面目，漸漸



地神話化。

宋史記宸妃有娠時玉釵的卜卦，已是一種神話了。墜釵時的『心卜』，誰人聽見？誰人傳出？可見李宸妃的傳記已採有神話化的材料了。元朝有無名氏做的『李美人御苑拾彈丸，金水橋陳琳抱粧盒』雜劇，可以表見宋元之間這個故事已變到什麼樣子。此劇情節如下：

楔子：真宗依太史官王弘之奏，打造金彈丸一枚，向東南方打去，令六宮妃嬪各自尋覓；拾得金丸者，必生賢嗣。

第一折：李美人拾得金丸，真宗遂到西宮遊幸。

第二折：李美人生下一子，劉皇后命寇承御去把孩子騙出來弄死。寇承御騙出了太子，只見『紅光紫霧罩定太子身上』；遂和陳琳定計，把太子放在黃封粧盒裏，偷送出宮，交與八大王撫養。恰巧劉皇后走過

金水橋，撞見陳琳，盤問粧盒中裝的何物，幾乎揭開盒蓋。幸得真宗



請劉后回宮，陳琳才得脫身。

楔子：陳琳把太子送到南清宮，交與八大王。

第三折：八大王領太子去見真宗；劉后見他面似李美人，遂生疑心，回

宮拷問寇承御，寇承御熬刑不過，撞階而死。

第四折：真宗病重時，命取楚王（即八大王）第十二子承繼大統，即是

陳琳抱出的太子。太子即位後，細問陳琳，才知李美人爲生母。那時

劉后與李美人都活着，仁宗不忍追究，只『將西宮改爲合德宮，奉李

美人爲純聖皇太后，寡人每日問安視膳。』

這裏的李宸妃故事有可注意的幾點：(1)玉釵之下已變成了金彈之下，神話的意味更重了。(2)『紅光紫霧』的神話。(3)寫劉皇后要害死太子，與宋史說劉后養爲己子大不同。這可見民間傳說不知不覺地已加重了劉后的罪過，與古史上隨時加重桀紂的罪過一樣。(4)造出了一個寇承御和一個陳琳，但此時還沒有郭槐。(5)李美人生



子，由陳琳送與八大王撫養，後來入繼大統；這也可見民間傳說不願意讓劉后有愛護仁宗之功，所以不知不覺地把這件功勞讓與八大王了。(6)仁宗問出這案始末時，劉后與李妃都還不會死。這也可見民間心理希望李妃享點後福，故把一件悲劇改成一件事。這時期裏，這個故事還很簡單；用不着郭槐，也用不着包龍圖的偵探。

我們再看包公案裏的李宸妃故事，便不同了。包公案的桑林鎮一條說包公自陳州賑濟回來，到桑林鎮歇馬放告。有一個住破窑的婆子來告狀，那婆子兩目昏眊，衣服垢污，放聲大哭，訴說前事。其情節如下：

(1) 李妃生下一子，劉妃也生下一女。六宮大使郭槐作弊，把女兒換了兒子。

(2) 李妃一時氣悶，誤死女兒，被困冷宮。有張園子知此事冤屈，見天子



游苑，略說情由；被郭槐報知劉后，絞死張園子，殺他一十八口。

(3) 真宗死後，仁宗登極，大赦冷宮罪人，李妃方得出宮，來到桑林鎮乞食度日。

(4) 有何證據呢？婆子說，生下太子時，兩手不開；挽開看時，左手有『山河』二字，右手有『社稷』二字。

(5) 後來審問郭槐，郭槐抵死不招。包公用計，請仁宗假扮閻羅天子，包公自扮判官，郭槐說出真情，罪案方定。

(6) 李后入宮，『母子二人悲喜交集，文武慶賀。』仁宗要令劉后受油熬之刑，包公勸止，只『着人將丈二白絲帕絞死』。郭槐受鼎鑊之刑。

這是這個故事在明清之間的大概模樣。這裏面有幾點可注意：

- (1) 造出了一個壞人郭槐和一個好人張園子，却沒有寇承御與陳琳。
- (2) 包公成了此案的承審官與偵探家。



(3) 八大王撫養的話拋棄了，變為男女對換的法子，但還沒有狸貓之計。  
 (4) 李妃受的冷宮與破窰之苦，是元曲裏沒有的。先寫她很痛苦，方可反襯出她晚年的福氣。

(5) 破案後，李后享福，劉后受絞死之刑。這也可見民衆的心理。

我們可以把宋，元，明三個時期的李宸妃故事的主要分子列為一個比較表：

明	元	宋	主文	壞人	好人	破案人	結局
李氏所生子。	劉后要殺李氏子，遇救而免，養於八大王家。	劉后養李氏子為己子	劉后	郭槐	張園子	燕王（宋史） 楊淑妃（默記）	追尊李妃為太后，與劉后平等。
劉后生女，換了	劉后	劉后	寇承御陳琳	陳琳	包公	兩后並奉養。	李后尊榮，劉后絞死。



三俠五義裏的『狸貓換太子』故事是把元明兩種故事參合起來，調和折衷，組成一種新傳說，遂成爲李宸妃故事的定本。（看本書第一回及第十五至十九回。）我們看上面的表，可以知道這個故事有兩種很不同的傳說；這兩種傳說不像是同出一源逐漸變成的，乃是兩種獨立的傳說。前一種——元曲抱粧盒——和宋史還相去不很遠，大概是宋元之間民間演變的傳說。後一種——包公案——是一個不懂得歷史掌故的人編造出來的，他只曉得宋朝有這件事，他也不曾讀過宋史，也不曾讀過元曲，所以憑空造出一條包公斷后的故事來。這兩種不同的傳說，一種靠戲本的流傳，一種靠小說的風行，都佔有相當的勢力。後來的李宸妃故事遂不得不選擇調和，演爲一種折衷的定本。

三俠五義裏的李宸妃故事的情節如下：

(1) 欽天監文彥博奏道：『夜觀天象，見天狗星犯闕，恐于儲君不利。』

時李劉二妃俱各有娠，真宗因各賜玉璽龍袂一個，鎮壓天狗星；又各



賜金丸一枚，內藏九曲珠子一顆，將二妃姓名宮名刻在上面，隨身佩帶。

(2) 李妃生下一子；劉妃與郭槐定計，將狸貓剝去皮毛，換出太子，叫寇珠送到銷金亭用裙帶勒死。

(3) 寇珠與陳琳定計，把太子放在粧盒裏，偷送出宮。路上碰見郭槐與劉妃，幾乎被他們查出。

(4) 八大王收藏太子，養爲己子。

(5) 李妃因產生妖孽，貶入冷宮。劉妃生下一子，立爲太子。

(6) 劉妃所生子六歲時得病死了，真宗因立八大王之第三世子爲太子，卽是李妃所生。太子無意中路過冷宮，見着李妃，憐她受苦，回去替她求情。劉后生疑，拷問寇珠，寇珠撞階而死。

(7) 劉后對真宗說李妃怨恨咒詛，真宗大怒，賜白綾七尺，令她自盡。幸



得小太監余忠替死，李妃扮作余忠，逃至陳州安身。

(8) 包公自陳州回來，在草州橋歇馬放告。有住破窰的瞎婆子來告狀，訴說前事，始知爲李宸妃，有龍襪金丸爲證。

(9) 包公之妻李夫人用『古今盆』醫好李妃的雙目。李妃先見八大王的狄后，說明來歷；狄后引她見仁宗，母子相認。

(10) 包公承審郭槐，郭槐熬刑不招。包公灌醉郭槐，假裝森羅殿開審，套出郭槐的口供，方能定案。

(11) 劉后正在病危的時候，聞知此事，病遂不起。

這個故事把元明兩朝不同的傳說的重要分子都容納在裏面了。抱粧盒雜劇裏的分子是：

(1) 金彈丸變成了藏珠的金丸了。

(2) 寇承御得一個新名字，名寇珠。



(3) 陳琳不曾變。

(4) 抱粧盒的故事仍保存了。

(5) 八大王仍舊。

(6) 寇承御騙太子，元劇不曾詳說；此處改爲郭槐與產婆尤氏用狸貓換出太子。

(7) 陳琳捧粧盒出宮之時，路上遇劉妃查問。此一節全用元劇的結構，

但包公案的說法也被採取了不少部分：

(1) 郭槐成了重要脚色。

(2) 包公成了重要脚色。

(3) 用女換男，改爲用狸貓換太子。

(4) 冷宮與破窰的話都被採取了。

(5) 瞎婆子告狀的部分。



(6) 審郭槐，假扮閻羅王的部分。

此外便是新添的部分了：

(1) 狸貓換太子是新添的。

(2) 劉后也生一子，六歲而死，是新添的。

(3) 產婆尤氏，冷宮總官秦鳳，替死太監余忠是新添的。張園子太寒儉了，所以他和他的十八口都被淘汰了。

(4) 李夫人醫治李妃雙目復明，是新添的。

(5) 狄后的轉達，是新添的。

我們看這一個故事在九百年中變遷沿革的歷史，可以得一個很好的教訓。傳說的生長，就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初只有一個簡單的故事作個中心的『母題』(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葉，便像箇樣子了。後來經過衆口的傳說，經過平話家的敷演，經過戲曲家的剪裁結構，經過小說家的修飾，這個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



變面目：內容更豐富了，情節更精細圓滿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氣了。宋史后妃傳的六百個字在八九百年內竟演成了一部大書，竟演成了幾十本的連台長戲。這件事的本身本不值得多大的研究。但這個故事的生長變遷，來歷分明，最容易研究，最容易使我們了解一個傳說怎樣變遷沿革的步驟。這○個○故○事○不○過○是○傳○說○生○長○史○的一○個○有○趣○味○的○實○例○。此○事○雖○小○，可○以○喻○大○。包公身上堆着許多有主名或無主名的奇案，正如黃帝周公身上堆着許多大發明大制作一樣。李宸妃故事的變遷沿革也就同堯舜桀紂等等古史傳說的變遷沿革一樣，也就同井田禪讓等等古史傳說的變遷沿革一樣。就拿井田來說罷。孟子只說了幾句不明不白的井田論；後來的漢儒，你加一點，他加一點，三四百年後便成了一種詳密的井田制度，就像古代真有過這樣的一種制度了。（看胡適文存卷二，頁二六四—二八一）堯舜桀紂的傳說也是如此的。古人說的好，『愛人若將加諸膝，惡人若將墜諸淵。』人情大抵如此。古人又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之。』古人把一切



罪惡都堆到桀紂身上，就同古人把一切美德都堆到堯舜身上一樣。這多是一點一點地加添起來的，同李宸妃的故事的生長一樣。堯舜就是李宸妃，桀紂就是劉皇后。稷契臯陶就是寇珠陳琳余忠張園子；飛廉惡來妲己妹喜就是郭槐尤氏。許由巢父伯夷叔齊也不過像玉釵金彈，紅光紫霧，隨人的心理隨時添的枝葉罷了。我曾說：

其實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曾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方法去研究。堯舜禹的故事，黃帝神農庖犧的故事，湯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胡適文存二集卷一，頁一五三—一五七）

### (三) 三俠五義與七俠五義

三俠五義原名忠烈俠義傳，是從龍圖公案變出來的。我藏的一部三俠五義（即亞東此本的底本），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活字排本，有三篇短序。問竹主人



（著者自號）序說：

是書本名龍圖公案，又曰包公案，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從此書內又續成六十多本；雖是傳奇誌異，難免怪力亂神。茲將此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刪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極讚忠烈之臣，俠義之事，……故取傳名曰『忠烈俠義』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

又有退思主人序說：

原夫龍圖一傳，舊有新編；貂續千言，新成其帙。補就天衣無縫，獨具匠心；裁來雲錦缺痕，別開生面。百二回之通絡貫脈，三五人之義胆俠腸，……

這可見當時作者和他的朋友都承認這書是用龍圖公案作底本的。但龍圖公案『雖是傳奇誌異，難免怪力亂神』，所以改作的人『將此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刪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遂成了一部完全不同的新書。龍圖公案裏鬧東京的五鼠



是五個妖怪，玉貓是一只神貓；改作之後，五鼠變成了五個俠士；玉貓變成了『御貓』展昭，神話變成了人話，誌怪之書變成了寫俠義之書了。這樣的改變真是『翻舊出新』，可算是一種極大的進步。

可惜我們現在還不能知道這部書的作者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依壬午活字本的三篇序看來，這書的原作者自號『問竹主人』。但壬午本還有兩篇序，一篇是入迷道人做的，他說：

辛未春（一八七一），由友人問竹主人處得是書而卒讀之。……草錄一部而珍藏之。乙亥（一八七五）司權淮安，公餘時從新校閱，另錄成編，訂爲四函。年餘始獲告成。去冬（一八七八）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攜去，……付刻于聚珍板。……

退思主人序也說：

戊寅冬（一八七八）於友人入迷道人處得是書寫本，知爲友人問竹主人



互相參合刪定，彙而成卷。

是此書曾經人迷道人的校閱刪定。

壬午本首頁題『忠烈俠義傳，石玉崑述』。我們因此知道問竹主人卽是石玉崑。石玉崑的事蹟，現在還無從考起。後來光緒庚寅（一八九〇）北京文光樓續刻小五義及續小五義，序中說有『友人與石玉崑門徒素相往來，……將石先生原稿攜來』。這話大概不可相信。三俠五義的末尾有續集的要目，其中不提及徐良；而小五義以下，徐良爲最重要的人。這是一可疑。三俠五義已寫到軍山的聚義，而小五義仍從顏按院上任叙起，重述至四十一回之多；情節多與前書不同，文章又很壞，遠不如前集。這是二可疑。小五義中，沈仲元架走顏按院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關鍵。然而前集百零六回叙鄧車行刺的事並無氣走沈仲元的話；末尾的要目預告裏也沒有沈仲元架跑按院的話。這是三可疑。三俠五義末尾預告續集『也有不足百回』，而小五義與續小五義共有二百幾十回。這是四可疑。從文章上看來，三俠五義與小五



義決不是一個人做的。所以小五義序裏的話是不可靠的。然而小五義序却使我們得一個消息：大概石玉崑此時（一八九〇）已死了。他若不會死，文光樓主人決不敢扯這個大謊。

（附記）我從前曾疑心石玉崑的原本也許是很幼稚的，文字略如小五義。

如果小五義序所說可信，那麼，入迷道人修改年餘的功勞真不小了。

三俠五義成書在一八七一年以前，至一八七九年始出版。十年後（一八八九），

俞曲園先生（樾）重行改訂一次，把第一回改撰過，改顏查散爲顏睿敏，改書名三俠五義爲七俠五義。七俠五義本盛行于南方，近年來三俠五義舊排本已不易得，南方改本的七俠五義已漸漸侵入京津的書坊，將來怕連北方的人也會不知道三俠五義這部書了。其實三俠五義原本確有勝過曲園先生改本之處。就是曲園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遠勝于改本。近年上海戲園裏編狸貓換太子新戲，第一本用三俠五義第一



回作底本，這可見京班的戲子還忘不了三俠五義的影響，又可見改本的第一回刪去了那有聲有色的描寫部分便沒有文學的趣味，便不合戲劇的演做了。這回亞東圖書館請俞平伯先生標點此書，全用三俠五義作底本，將來定可以使這個本子重新流行于國中，使許多讀者知道這部小說的原本是個什麼樣子。平伯是曲園先生的曾孫。三俠五義因曲園先生的表章而盛行于南方，現在三俠五義的原本又要靠平伯的標點而保存流傳，這不但是俞家的佳話，也可說是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了。

曲園先生對於此書曾有很熱烈的賞贊。他的序裏說：

……及閱至終篇，見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發發有聲；閒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小說；如此平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

這篇序雖沒有收入春在堂集裏去，然而曲園先生的序跋很少有這樣好的文章，也沒



有第二篇流傳這樣廣遠的。曲園先生在學術史上自有位置，正不必靠此序傳後；然而他以一代經學大師的資格來這樣贊賞一部平話小說，他的眼力總算是很可欽佩的了。

三俠五義有因襲的部分，有創造的部分。大概寫包公的部分是因襲的居多，寫各位俠客義士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創造的。

第一回狸貓換太子的故事，其中各部分大抵是因襲元朝以來的各種傳說，我們在上章已分析過了。這一回裏最有精采的部分是寫陳琳抱粧盒出宮，路遇劉皇妃盤詰的一段。這一段是沿用元曲抱粧盒第二折的。我摘抄幾段來做例：

〔劉皇后引宮女衝上云〕休將我語同他語，未必他心似我心。那寇承御這小妮子，我差他幹一件心腹事去，他去了大半日纔來回話，說已停當了。我心中還信不過他。如今自往金水橋河邊看去：有什麼動靜，便見



分曉。「做見科」兀的垂楊那壁不是陳琳？待我叫他一聲。陳琳！「正末慌科，云」是劉娘娘叫，我死也。「唱」……（曲刪）……「做放盒見科」「劉皇后云」陳琳，你那裏去？「正末云」奴婢往後花園採辦時新果品來。「劉皇后云」別無甚公事麼？「正末云」別無甚公事。「劉皇后云」這等，你去罷。「正末做捧盒急走科」「劉皇后云」你且轉來。「正末回，放盒，跪科，云」娘娘有甚分付？「劉皇后云」這厮，我放你去，就如弩箭離弦，脚步兒可走的快。我叫你轉來，就如氈上拖毛，脚步兒可這等慢。必定有些蹊蹺。我問你，……待我揭開盒兒看個明白。果然沒有夾帶，我才放你出去。……取盒兒過來，待我揭開看波。「正末用手按盒科」娘娘，這盒蓋開不的。上有黃封御筆，須和娘娘同到萬歲跟前面說過時，方才敢開這盒蓋你看。「劉皇后云」我管甚麼黃封御筆！則等我揭開看看。「正末按住科」……「劉皇后做怒科」



陳琳，你不揭開盒兒我看，要我自動手麼？〔正末唱〕

呀！見娘娘走向前，唉！

可不我陳琳呵，這死罪應該？

〔劉皇后云〕我只要辯個虛實，覷個真假，審個明白。〔正末唱〕

他待要辯個虛實，

覷個真假，

審個明白！

〔寇承御慌上云〕請娘娘回去。聖駕幸中宮要排筵宴哩。〔劉皇后云〕

陳琳，恰好了你。若不是駕幸中宮，我肯就放了你出去？……〔並下〕

我們拿這幾段來比較三俠五義第一回寫抱粧盒的一段，可以看出石玉崑沿用元曲，只加上小小的改動，刪去了『駕幸中宮』的話，改成這樣更近情理的寫法：

……劉妃聽了，瞧瞧粧盒，又看看陳林，復又說道：『裏面可有夾



帶？……』陳林當此之際，把死付於度外，將心一橫，不但不怕，反倒從容答道：『並無夾帶。娘娘若是不信，請去皇封，當面開看。』說着話，就要去揭皇封。劉妃一見，連忙攔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誰敢私行開看？難道你不知規矩麼？』陳林叩頭說：『不敢！不敢！』劉妃沈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歲壽辰，便說：『既是如此，去罷！』陳林起身，手提盒子，才待轉身；忽聽劉妃說：『轉來！』陳林只得轉身。劉妃又將陳林上下打量一番，見他面上顏色絲毫不漏，方緩緩的說道：『去罷。』

讀者不要小看了這一點小小的改動。須知道從『劉皇后匆匆而去』改到『劉妃緩緩的說道，去罷』，這便是六百年文學技術進化的成績。

這書中寫包公斷案的各段大都是沿襲古來的傳說，稍加上穿插與描寫的工夫。最有名的烏盆鬼一案便是一個明顯的例。我們試拿本書第五回來比較元曲盆兒鬼，



便可以知道這一段故事大段是沿用元朝以來的傳說，而描寫和敘述的技術都進步多了。在元曲裏，盆兒鬼的自述是：

孩兒叫做楊國用，就是汴梁人，販些南貨做買賣去，賺得五六個銀子。前日回來，不期天色晚了，投到瓦窰村『盆罐趙』家宵宿。他夫妻兩個圖了我財，致了我命，又將我燒灰搗骨，捏成盆兒。

在三俠五義裏，他的自述是：

我姓劉名世昌，在蘇州閶門外八寶鄉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還有三歲的孩子乳名百歲。本是緞行生理。只因乘驢回家，行李沈重，那日天晚，在趙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將我殺害，謀了資財，將我血肉和泥焚化。

張懶古只改了一個『別』字，盆罐趙仍姓趙，只是楊國用改成了劉世昌。此外，別的部分也是因襲的多，創造的少。例如張別古告狀之後，叫盆兒不答應，被包公攆



出兩次，這都是抄襲元曲的。元曲裏，盆兒兩次不應：一次是鬼『恰纔口渴的慌，去尋一鍾兒茶吃』；一次是鬼『害飢，去吃個燒餅兒』；直到張別古不肯告狀了，盆兒才說是『被門神戶尉擋住不放過去』。這種地方未免太輕薄了，不是悲劇裏應有的情節。所以三俠五義及後來京戲裏便改爲第一次是門神攔阻，第二次是赤身裸體不敢見『星主』。

元曲盆兒鬼很多故意滑稽的話，要博取台下看戲的人的一笑，所以此劇情節雖慘酷，而寫的像一本談諧的喜劇。石玉崑認定這個故事應該着力描寫張別古的任俠心腸，應該寫的嚴肅鄭重，不可輕薄遊戲，所以他雖沿用元曲的故事，而寫法大不相同。他一開口便說張三爲人鯁直，好行俠義，因此人都稱他爲別古。『與衆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古。』同一故事，見解不同，寫法便不同了。書中寫告狀一段云：

老頭兒爲人心熱。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來，挾了烏盆，拄起



拐杖，鎖了屋門，竟奔定遠縣而來。出得門時，冷風透體，寒氣逼人，又在天亮之時；若非張三好心之人，誰肯冲寒冒冷，替人鳴冤？

及至到了定遠縣，天氣過早，尙未開門；只凍「的」他哆哆嗦嗦，找了個避風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時，身上覺得和暖。老頭子又高起興來了，將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着盆底兒，唱起什不閑來了。剛唱句『八月中秋月照台』，只聽的一聲響，門分兩扇，太爺升堂。……

這種寫法正是曲園先生所謂『閑中着色，精神百倍。』

寫包公的部分，雖然沿襲舊說的地方居多，然而作者往往『閑中着色』，添出不少的文學趣味。如烏盆案中的張別古，如陰錯陽差案中的屈申，如先月樓上吃河豚的一段，都是隨筆寫來，自有風趣。

三俠五義本是一部新的龍圖公案，但是作者做到了小半部之後，便放開手做



去，不肯僅僅做一部新龍圖公案了。所以這書後面的大半部完全是創作的，丟開了包公的故事，專力去寫那班俠義。在這創作的部分裏，作者的最成功的作品共有四件：一是白玉堂，二是蔣平，三是智化，四是艾虎。作者雖有意描寫南俠與北俠，但都不很出色。只有那四個人真可算是石玉崑的傑作了。

白玉堂的爲人很多短處。驕傲，狠毒，好勝，輕舉妄動，——這都是很大的毛病。但這正是石玉崑的特別長處。向來小說家描寫英雄，總要說的他像全德的天神一樣，所以讀者不能相信這種人材是真有的。白玉堂的許多短處，倒能教讀者覺得這樣的一個人也許是可能的；因爲他有這些近情近理的短處，我們却格外愛惜他的長處。向來小說家最愛教他的英雄福壽全歸；石玉崑卻把白玉堂送到銅網陣裏去被亂刀砍死，被亂箭射的『猶如刺蝟一般，……血漬淋漓，漫說面目，連四肢俱各不分了』。這樣的慘酷的下場便是作者極力描寫白玉堂的短處，同時又是作者有意教人愛惜這個少年英雄，憐念他的短處，想念他的許多好處。



這書中寫白玉堂最用力氣的地方是三十二回至三十四回裏他和顏查散的訂交。這裏突然寫一個金生，『頭戴一頂開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藍衫，足下穿一雙無根底破皂靴頭兒，滿臉塵土』；直到三十七回裏方才表出他就是白玉堂。這種突兀的文章，是向來舊小說中沒有的，只有同時出世的兒女英雄傳寫十三妹的出場用這種筆法。但三俠五義寫白玉堂結交顏查散的一節，在談諧的風趣之中帶着嚴肅的意味，不但寫白玉堂出色，還寫一個可愛的小廝雨墨；有雨墨在裏面活動，讀者便覺得全篇生動新鮮，近情近理。雨墨說的好：

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若說他是誰嘴吃的，怎的要了那些菜來，他連筷子也不動呢？就是愛喝好酒，也不犯上要一罈來；却又酒量不很大，一罈子喝不了一零兒，就全剩下了，白便宜了店家。就是愛吃活魚，何不竟要活魚呢？說他有意要冤咱們，却又素不相識，無仇無恨。饒白吃白喝，還要冤人，更無此理。小人測不出他是甚麼意思來。



倘使書中不寫這一件結交顏生的事，徑寫白玉堂上京尋展昭，大鬧開封府，那就減色多多了。大鬧東京只可寫白玉堂的短處，而客店訂交一大段却真能寫出一個從容整暇的任俠少年。這又是曲園先生說的『閒中着色，精神百倍』了。

蔣平與智化有點相像，都是深沈有謀略的人才。舊小說中常有這一類的人物，如諸葛亮，吳用之流，但都是穿八卦衣，拿鵝毛扇的軍師一類，很少把謀略和武藝合在一個人身上的。石玉崑的長技在於能寫機警的英雄，智略能補救武力的不足，而武力能使智謀得實現。法國小說家大仲馬著俠隱記（*Three Musketeers*），寫達特安與阿拉密，正是這一類。智化似達特安，蔣平似阿拉密。俠隱記寫英雄，往往談諧可喜；這種談諧的意味，舊小說家最缺乏。諸葛亮與吳用所以成爲可怕的陰謀家，只是因爲那副拉長的軍師面孔，毫無談諧的趣味。三俠五義寫蔣平與智化都富有滑稽的風趣；機詐而以談諧出之，故讀者只覺得他們聰明可喜，而不覺得陰險可怕了。



本書寫蔣平最好的地方，如一百十四五回偷簪還簪一段，是讀者容易賞識的。九十四回寫他偷聽得翁大翁二的話，却偏要去搭那隻強盜船；他本意要救李平山，後來反有意捉弄他，破了他的姦情，送了他的性命。這種小地方都可以寫出他的機變與遊戲。書中寫智化，比蔣平格外出色。智化綽號黑妖狐，他的機警過人，却處處媚媚可愛。一百十二回寫他與丁兆蕙假扮漁夫偷進軍山水寨，出來之後，丁二爺笑他『妝甚麼，像甚麼，真真嘔人』。智化說：

賢弟不知，凡事到了身臨其境，就得搜索枯腸，費些心思。稍一疎神，馬脚畢露。假如平日原是你爲你，我爲我。若到今日，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他二人原不是你我；既不是你我，必須將你之爲你，我之爲我，俱各撇開，應是他之爲他。既是他之爲他，他之中決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能够如此設身處地的做法，斷無不像之理。

這豈但是智化自己說法？竟可說是一切平話家，小說家，戲劇家的技術論了。寫一



個鄉下老太婆的說史漢古文，這固是可笑；寫一個叫化子滿口歐化的白話文，這也是可笑。這種毛病都只是因為作者不知道『他之中決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一切有志作文學的人都應該拜智化爲師，努力『設身處地的』去學那『他之爲他』。智化扮乞丐進皇城偷盜珠冠的一長段是這書裏的得意文字。挖御河的工頭王大帶他去做工，

到了御河，大家按檔兒做活。智爺拿了一把鐵鍬，撮的比人多，擲的比人遠，而且又快。旁邊作活的道：『王第二的！』（智化的假名）智爺道：『什麼？』旁邊人道：『你這活計不是這麼做。』智爺道：『怎麼？挖的淺咧？做的慢咧？』旁邊人道：『這還淺！你一鍬，我兩鍬也不能那樣深。你瞧，你挖了多大一片，我纔挖了這一點兒。俗語說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兒的蹭。』你要這們做，還能吃的長麼？』智爺道：『做的慢了，他們給飯吃嗎？』旁邊人道：『都是一樣慢了，他能



不給誰吃呢？」智爺道：「既是這樣，俺就慢慢的。」（八十回）

這樣的描寫，並不說智化裝的怎樣像，只描寫一堆作工人的空氣，真可算是上等的技術了。這一段談話裏還含有很深刻的譏諷；「都是一樣慢了，他能不給誰吃呢？」這一句話可抵一部官場現形記。然而這句話說的多麼溫和敦厚呵！

這書中寫一個小孩子艾虎，粗疏中帶着機警，爛漫的天真裏帶着活潑的聰明，也很有趣味。

三俠五義本是一部新的龍圖公案，後來才放手做去，撇開了包公，專講各位俠義。我們在上文已說過，包公的部分是因襲的居多，俠義的部分是創作的居多。我們現在再舉出一個區別。包公的部分，因為是因襲的，還有許多『超于自然』的迷信分子；如狐狸報恩，烏盆訴冤，紅衣菩薩現化，木頭人斃魔，古今盆醫瞎子，遊仙枕示夢，陰陽鏡治陰錯陽差，等等事都在前二十七回裏。二十八回以後，全無一



句。超。于。自。然。的。神。話。○（第三十七回柳小姐還魂，只是說死而復甦，與屈申白氏的還魂不同。）在傳說裏，大鬧東京的五鼠本是五個鼠怪，玉貓也本是一只神貓。石玉崑『翻舊出新』，把一篇誌怪之書變成了一部寫俠義行爲的傳奇，而近百回的大文章裏竟沒有一點神話的蹤跡，這真可算是完全的『人話化』，這也是很值得表彰的一點了。

十四，三，十五。北京。



# 原序

是書本名龍圖公案，又曰包公案，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從此書內又續成六十多本；雖是傳奇誌異，難免怪力亂神。

茲將此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刪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極讚忠烈之臣俠義之士，且其中烈婦烈女，義僕義豎，以及吏役平民僧俗人等，好俠尙義者不可枚舉；故取傳名曰忠烈俠義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雖係演義之詞理淺文粗；然敘事敘人皆能刻劃盡致，接縫鬪筭亦俱巧妙無痕，能以日用尋常之言，發揮驚天動地之事。所有三俠五義諸多豪傑之所行，誠是驚魂落魄，有人不敢爲而爲，人不能作



而作，纔稱得起「俠義」二字。至於善惡邪正各有分別。真是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終逢吉庇；昭彰不爽，報應分明，使讀者有拍案稱快之樂，無廢書長歎之時。無論此事有無，但能情理兼盡，使人可以悅目賞心，便是絕妙好辭。

此書一部中包公本是個綱領，起首應從包公說起。爲何要先叙仁宗呢？其中有個緣故。只因包公事繁，仁宗事簡，開口若說包公降生如何坎坷，怎麼受害，將來仁宗的事補出來時，反覺贅筆；莫若先君後臣，將仁宗事叙明，然後再言包公降生，一氣文字貫通方不紊亂，就是後文草橋遇后時也覺省筆，讀者亦一目了然。

惟是書篇頁過多，鈔錄匪易，是以藉聚珍板而攢成之，以供同好；第句中有因操土音故書訛字，讀者宜自明之。爲序。

光緒己卯孟夏，問竹主人識。



# 校讀後記

我校勘這書是用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聚珍版排印的忠烈俠義傳（三俠五義的本名）作底本，而用坊間的七俠五義參校的。七俠五義原是我曾祖曲園先生在一八八九上就原書改訂過，而改過書名的。可惜我們沒有找着一種初印的七俠五義（我家曾有一部，現在不知那裏去了。）作為參校的資料；這是件不足的事。

現在書名仍用三俠五義。這書本由龍圖公案蛻化而成，大約先前的中心人物是包公（即前半部），後方漸漸變為俠義（即後本部）。我們用的底本，本名忠烈俠義傳，全書如此並無例外；惟於問竹主人序中初見「三俠五義」四字，却非用為書



名，而布套上則大書特書標爲三俠五義，（原書有三序，入迷道人退思主人兩序今均刪。）若看我曾祖七本序中的話（本書附錄一），似他所見本與我們的大同中有小異：（1）他只說「俠義傳」，而我所見的却上有「忠烈」二字。（2）首頁並未標三俠五義，如他在序中所言。這且不講。

曲園先生以爲三俠五義之名是不妥當的。他計算起來，至少應有七個人，故易「三」爲「七」。我最初對於命名也有些躊躇。忠烈俠義之名既大迂腐；三俠五義似不賅括，七俠五義亦不賅括，（看本書所謂俠義實是至廣泛的名稱，甚至第五回中爲烏盆呼冤之張三，亦許爲行俠尙義。）即俠義傳亦未必賅括。（此書蛻化的歷史，本側重包公斷案及狸貓換太子故事，故正名必兼忠烈與俠義言之。）後來與適之先生函商。他復我一書，見解很不錯。茲節錄如下：

『至于書名，似宜用「三俠五義」。三五之名實是北方通行之名，忠烈俠義反不很有人知道；所以者何？坊間小說名「忠烈」或「俠義」者



太多，易于混亂，故此書終以三五得名。至三五之名不能包括書中人物，此不足病。如俠隱記原名 *Three Musketeers*，實則書中四個火鎗手爲不可分開的火伴，且其略去之一人——達特安——乃是書中唯一的主人。曲園先生太拘泥了。』（十三，三，七。）

照他的意思三五是虛數（如汪中之釋三九），這也可通。但看本書，「五義」似乎又是個實數，一虛一實未免淆混。現在既不把名字看得十分重要，覺得適之的意見已有可採取。於是就用了三五之名。

這部書的年代不久，歷史很簡單，所以校勘工夫比較也容易；就是以三爲底本，而以七校之。在工作進行中我發見了七之與三無大區別。（坊間有一種七俠五義，——我看見的益新鉛印本——其刪節之多竟出人意料，往往半回半回的整個刪掉。這本不足數。）就足本的七與三對勘實在無甚差別。我曾祖在七之第一回末說：『以後便緊接原書不再刪改；』可見他並沒有十分更張。最大的改訂是：三之



第一回即狸貓換太子一事，然在七之第一回亦曾將此項情事大概重叙一番，以便銜接（參看本書附錄二）；又更改書名及改書中人顏查散爲顏睿敏，其因由在七序中閉述（參看本書附錄一）。所謂曲園先生刪改三俠五義，其實不過如此。

我如今所作，並不敢妄稱什麼「紹先業」，只因受亞東主人的委託，想爲他切實做一番校點的工夫，使這書有個較可讀的本子。這是我的一點小小的期待。我力雖不逮，總力守堅壘，保持一點謹密的精神。我校勘本書的條例是：

（一）凡七優於三的俱遵照改。

【例】三第三回有：『明間安一磨盤，並無方屨羅桶等物，却是賣豆腐生理。』這很不合。光有磨盤而無其他雜物，如何賣豆腐呢？看這句文理，自「一磨」至「等物」全爲「安」之客詞，而「並」爲其連詞。磨盤下可不用「，」。七本恰無此「無」字，今照改。

（二）凡七與三並可通的均不改。



【例】三之第八回敍趙虎以香灰瞋道人之眼，有云：『只見白撲撲一股稠雲打在惡道面上。』「稠」字原頗新穎，而七本作「烟」。烟雲未始不通，却不必以之易「稠」。

(二) 凡譌誤顯明至能審察爲何字之誤者，(或七三並誤，或三誤而在七又無可訂正，或三誤而不必用七訂正。)俱逕爲改正。

【例一，顛倒】三之第一回：『便傳旨叫陳林帶往東宮參見劉后。』就文理論，「帶」下宜有客詞。只說帶，知道帶誰呢？且下文明言「到昭陽西院」云云，可見劉后決不住在東宮（皇后本無住東宮之理）。這句當然被聚珍版倒排了，當作「帶東宮往參見劉后」無疑。雖在七無可訂正（七無此一回），亦逕改正。

【例二，音誤】第四回中：（三七同）『我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愿的。』愿當爲願之誤，此無可疑者。願之誤爲愿本書至多，幾不



勝其改；然間亦有不誤者。宜改從願，以歸一律。

【例三，形誤】三之第四回：『李老爺無可奈何，只得應充。』此不必用七參校，一望而知爲允之誤。

【例四，音形誤】三之第一回：『李劉二妃陪侍。』此回七本無有，但易知陪爲陪之誤。

【例五，字之譌】三之第十九回：『將破窰改爲廟宇。』「窰」爲「窯」「窰」之俗體。本書第十五回「窰」窰並見，宜改爲窰，以歸一律。

(四)凡較顯明之誤雖兩本俱同，只須考核明白，亦爲改正；惟改文之上下，加「」號以示之。

【例】第九回包公說：『這些刁民！焉有此事？叫地方將他「們」押去城外。』原本無此「們」字；但上文旣曰這些刁民，則下文必



曰「他們」可知矣。

(五) 凡不能確定之疑誤若兩本俱同則不改動，惟加(?)號於字下以示之。

【例】 第八回：『但給右(?)科看病也不可不望，不過一目了然。』這個右字我頗疑爲幼之誤，但却不敢斷定。

(六) 凡俗語故作別字以顯示的俱不改。

【例】 第二十四回(三七同)屈申說，「借個宿兒」，凡兩見；其一作宿而旁音休(七宿下無休音)，其二逕作休字。此休字不必改。

(七) 凡私名雖無義不改。

【例】 私名本以取別而已，爲牛爲馬無所不可。如三之第二十二回及以下之顏查散，在此卽仍其舊，不依七易爲脊敏；雖然查散爲



睿敏之誤也許是事實。

(八)凡文義雖欠通順，而原本係如此的，不改。

【例】第十回：『也就隨着跟來。』隨卽是跟，而乃重複如此

文理實不通順。但既無譌誤，卽不爲改削。

又第二十一回：『忽聽得腦後寒光一縷。』光非可聽之物，此處文義未妥。

(九)凡所有夾評俱刪去；非有所取不爲留存。

【例】第二十四回：『樂子還（含）要有進（淨）城（沉）呢。』取以注山西口音，故不刪。

又第三十七回夾評釋金懋叔爲錦毛鼠之叶音，所釋不誤，且亦便於不諳北音之人，故不刪。

上列九條是我校這書時所用的通則。自然，自己明白，「知法犯法」及「不實



不盡」這兩個通病仍恐不免有的，在此謹先對讀者們道歉。校書猶如掃除秋林下落葉，越掃便越多。做打掃夫的何敢怨西風黃葉的無情呢，這也是不消說的。但若蕭散林下的游客，稍微原諒他一點，那他便引爲深幸了。

還有一件可惜的事：就是我所用以校勘的七俠五義的只有九十五回，以下便沒有了。因此，在此書九十五回以下，凡顯明的錯誤均憑臆改竄，凡稍有可疑的便只好存而不改了。所以這書再版的時候，我希望得一種較足數，較好的七俠五義來重校一下，以彌補這次的缺憾。

校勘完時，本想就俗字俗語須注釋的附上一些注。但苦於我的京語不佳，所知太少，不賅不備的零星小拾，反不如藏拙之爲佳；所以也就躲懶不作了。曲園先生本說過：『頗多疑誤，無可考正，則姑聽之，讀者自能意會耳。』（七序，本書附錄一。）像我這般冒昧校誤，已頗頗違背祖訓；若再連「闕疑」的老調也忘懷了，那可真糟了。今之讀者豈不如古，何至於連意會都不能，而必待他人諄諄囑咐呢？



至於這書的價值及其變遷誕生的歷史，我所作既不是序跋或批評，自是題外的話，無贅說的必要了。

一九二四，五，三十，記於西湖。



# 本書所用的標點示例

一。表示一句。

【例】吾師也當迎接。（第六回）

二，(1)表示一讀。

【例】老爺在上，小的叩頭。（第五回）

(2)表示稱呼。

【例】張三哥，你放心。（第五回）

三：(1)表承上。

三俠五義

本書所用的標點示例



【例】虧得老員外治家有法，規範嚴肅；又喜大爺凡事寬和，諸般遜讓兄弟，再也教二爺說不出話來；就是妯娌之間，王氏也是從容和藹，在小嬸前毫不較量，李氏雖是刁悍，他也難以施展；因此上一家尙爲和睦，每日大家歡歡喜喜。（第一回）

(2) 表冒下。

【例】所生二子：長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尙未滿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尙無兒女。（同回）

(3) 用在引語之前。

四；

【例】楊忠聞聽，詫異道：『什麼鬼？』包公道：『女鬼。』（第六回）

表長讀中間的幾個小讀。

【例】同三之(1)(2)。

五？

表問語。



六！  
【例】 完了麼？你廟中還有人沒有？（第六回）  
表重言。

【例一】 感嘆——將來儻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第二回）

【例二】 申斥——你這狗才！（第四回）

【例三】 命令——兩旁一齊威嚇：『招！招！招！』（第五回）

【例四】 希望——好包先生，你告訴我！（第六回）

七『』  
表引語。

【例】 老師點了句斷，教道：『大學之道。』（第三回）

八「」  
(1)表特別提出的字句。

【例一】 原來是綠的，上面尙有「冥路」二字。（同回）

【例二】 你怎麼「紡絲吊面布裏兒」呢？（第六回）

(2)表引語中之引語。

三 俠 五 義 本書所用的標點示例



【例】艾虎道：『衆位別說這個話……他們都說：「沒事便罷；若有了事，你就是知情不舉。」到了新近，小人的員外拿進京來，就有人合小人說：「你隄防着罷！員外這一到京，若把三年前的事兒叨登出來，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名。」小人聽了害怕。……』（第八一回）

九……  
(1)表刪節。

【例】一五一十說與李氏道：『……你說可怕不可怕？』（第二回）  
(2)表未了。

【例】忽聽傍邊有人倚聲倚氣說道：『告白』……（第三回）  
(3)表斷續。

【例】包……包先生，包……包老爺。（第六回）  
(4)表詞句破碎。

【例】他大約有四五個月沒見。……（第八回）



（這不是刪節，也不是未了。實在這句本來是破碎的。「沒見」下應有「月經」二字。）

十——(1)表意思驟轉。

【例】這去告狀，不怕包公不信。——言雖如此，我是上了年紀之人……  
(第五回)

(2)在字左，作私名標。

【例】包文正 南俠 奎星 隱逸村（目錄）

十一~~~~~在字左，表書名，卦名，曲調名等。

【例一】包公呈上大學。（第三回）

【例二】唱起什不閑來了。（第五回）

十二（）表夾注的字句。

【例】因此，人都稱他爲別古。（與衆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



「古」。( ) (第五回)

十三「」表書中臆改的字。

【例一】公孫策進內參見包公，言訪查之事尙「未」確實。(本作無)

【例二】王朝「等」聞聽，一擁而入。(本無此「等」字)(均第八回)

十四(?)表校勘時的疑惑。

【例】但給右(?)科看病也不可不望，不過一目了然。(疑右爲幼之誤)

(同回)



# 三俠五義目錄

- 第一回……………設陰謀臨生換太子……………奮俠義替死救皇娘
- 第二回……………奎星兆夢忠良降生……………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 第三回……………金龍寺英雄初救難……………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 第四回……………除妖魅包文正聯姻……………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 第五回……………墨斗剖明皮熊犯案……………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 第六回……………罷官職逢義士高僧……………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 第七回……………得古今盆完婚淑女……………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 第八回……救義僕除凶鐵仙觀……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 第九回……斷奇冤奏叅封學士……造御刑查賑赴陳州
- 第十回……買豬首書生遭橫禍……扮花子勇士獲賊人
- 第十一回……審葉阡兒包公斷案……遇楊婆子俠客揮金
- 第十二回……展義士巧換藏春酒……龐奸侯設計輓紅堂
- 第十三回……安平鎮五鼠單行義……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 第十四回……小包興偷試遊仙枕……勇熊飛助擒安樂侯
- 第十五回……斬龐昱初試龍頭劍……遇國母晚宿天齊廟
- 第十六回……學士懷忠假言認母……夫人盡孝祈露醫睛
- 第十七回……開封府總管叅包相……南清宮太后認狄妃
- 第十八回……奏沉疴仁宗認國母……宣密詔良相審郭槐
- 第十九回……巧取供單郭槐受戮……明頒詔旨李后還宮



- 第二十回……受魘魔忠良遭大難……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 第二十一回……擲人頭南俠驚佞黨……除邪祟學士審虔婆
- 第二十二回……金鑾殿包相叅太師……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 第二十三回……洪義贈金夫妻遭變……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 第二十四回……受亂棍范狀元瘋顛……貪多杯屈鬚子喪命
- 第二十五回……白氏還魂陽差陰錯……屈申赴體醉死夢生
- 第二十六回……聆音察理賢愚立判……鑒貌變色男女不分
- 第二十七回……仙枕示夢古鏡還魂……仲禹掄元熊飛祭祖
- 第二十八回……許約期湖亭欣慨助……探底細酒肆巧相逢
- 第二十九回……丁兆蕙茶鋪偷鄭新……展熊飛湖亭會周老
- 第三十回……濟弱扶傾資助周老……交友投分邀請南俠
- 第三十一回……展熊飛比劍定良姻……鑽天鼠奪魚甘陪罪



- 第三十二回……夜救老僕顏生赴考……晚逢寒士金客揚言
- 第三十三回……真名士初交白玉堂……美英雄三試顏查散
- 第三十四回……定蘭譜顏生識英雄……看魚書柳老嫌寒士
- 第三十五回……柳老賴婚狠心難測……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 第三十六回……園內贈金丫鬟喪命……廳前盜尸惡僕忘恩
- 第三十七回……小姐還魂牛兒遭報……幼僮侍主俠士揮金
- 第三十八回……替主鳴冤攔輿告狀……因朋涉險寄柬留刀
- 第三十九回……鏢斬君衡書生開罪……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 第四十回……思尋盟弟遣使三雄……欲盜賊金糾合五義
- 第四十一回……忠烈題詩郭安喪命……開封奉旨趙虎喬妝
- 第四十二回……以假爲真誤拿要犯……將差就錯巧訊賊金
- 第四十三回……翡翠瓶污羊脂玉穢……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 第四十四回……花神廟英雄救難女……開封府衆義露真名
- 第四十五回……義釋盧方史丹抵命……悞傷馬漢徐慶遭擒
- 第四十六回……設謀誑藥氣走韓彰……遣興濟貧忻逢趙慶
- 第四十七回……錯遞呈權奸施毒計……巧結案公子辨奇冤
- 第四十八回……訪奸人假公子正法……貶佞黨真義士面君
- 第四十九回……金殿試藝三鼠封官……佛門遞呈雙鳥告狀
- 第五十回……徹地鼠恩救二公差……白玉堂智偷三件寶
- 第五十一回……尋猛虎雙雄陷深坑……獲凶徒三賊歸平縣
- 第五十二回……感恩情許婚方老丈……投書信多虧甯婆娘
- 第五十三回……蔣義士二上翠雲峯……展南俠初到陷空島
- 第五十四回……通天窟南俠逢郭老……蘆花蕩北岸獲胡奇
- 第五十五回……透消息遭困螺螄軒……設計謀夜走蚯蚓嶺



- 第五十六回……救妹夫巧離通天窟……獲三寶驚走白玉堂
- 第五十七回……獨龍橋盟兄擒義弟……開封府包相保賢豪
- 第五十八回……錦毛鼠龍樓封護衛……鄧九如飯店遇恩星
- 第五十九回……倪生償銀包興進縣……金令贈馬九如來京
- 第六十回……紫髯伯有意除馬剛……丁兆蘭無心遇莽漢
- 第六十一回……大夫居飲酒逢土棍……卞家曠偷銀驚惡徒
- 第六十二回……遇拐帶松林救巧姐……尋奸淫鐵嶺戰花冲
- 第六十三回……救莽漢暗刺吳道成……尋盟兄巧逢桑花鎮
- 第六十四回……論前情感化徹地鼠……觀古蹟遊賞誅龍橋
- 第六十五回……北俠探奇毫無情趣……花蝶隱跡別有心機
- 第六十六回……盜珠燈花蝶遭擒獲……救惡賊張華竊負逃
- 第六十七回……紫髯伯庭前敵鄧車……蔣澤長橋下擒花蝶



- 第六十八回……花蝶正法展昭完姻……雙俠餞行靜修測字
- 第六十九回……杜雍課讀侍妾調姦……秦昌陪罪丫鬢喪命
- 第七十回……秦員外無辭甘認罪……金琴堂有計立明冤
- 第七十一回……楊芳懷忠彼此見禮……繼祖盡孝母子相逢
- 第七十二回……認明師學藝招賢館……查惡棍私訪霸王莊
- 第七十三回……惡姚成識破舊夥計……美絳貞私放新黃堂
- 第七十四回……淫方貂誤救朱烈女……貪賀豹狹逢紫髯伯
- 第七十五回……倪太守途中重遇難……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 第七十六回……割帳繚北俠擒惡霸……對蓮瓣太守定良緣
- 第七十七回……倪太守解任赴京師……白護衛喬妝逢俠客
- 第七十八回……紫髯伯藝高服五鼠……白玉堂氣短拜雙俠
- 第七十九回……智公子定計盜珠冠……裴老僕改妝扮難叟



- 第八十回……假作工御河挖泥土……認方向高樹捉猴獅
- 第八十一回……盜御冠交託丁兆蕙……攔相轎出首馬朝賢
- 第八十二回……試御刑小俠經初審……遵欽命內宦會五堂
- 第八十三回……矢口不移心靈性巧……真賊實犯理短情屈
- 第八十四回……復原職倪繼祖成親……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 第八十五回……公孫策探水遇毛生……蔣澤長沿湖逢鄔寇
- 第八十六回……按圖治水父子加封……好酒貪杯叔姪會面
- 第八十七回……爲知己三雄訪沙龍……因救人四義撇艾虎
- 第八十八回……搶漁奪酒少弟拜兄……談文論詩老翁擇婿
- 第八十九回……憨錦箋暗藏白玉釵……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 第九十回……避嚴親牡丹投何令……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 第九十一回……死裏生千金認張立……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 第九十二回……小俠揮金貪杯大醉……老葛搶雉惹禍着傷
- 第九十三回……辭綠鴨漁獵同合夥……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 第九十四回……赤子居心尋師覓父……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 第九十五回……暗昧人偏遭暗昧害……豪俠客每動豪俠心
- 第九十六回……連陞店差役拿書生……翠芳塘縣官驗醉鬼
- 第九十七回……長沙府施俊納丫鬢……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 第九十八回……沙龍遭困母女重逢……智化運籌弟兄奮勇
- 第九十九回……見牡丹金輝深後悔……提艾虎焦赤踐前言
- 第一百回……探形踪王府遣刺客……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 第一百一回……兩個千金真假已辨……一雙刺客妍媸自分
- 第一百二回……錦毛鼠初探冲霄樓……黑妖狐重到銅網陣
- 第一百三回……巡按府氣走白玉堂……逆水泉搜求黃金印



- 第一百四回……救村婦劉立保洩機……遇豪傑陳起望探信
- 第一百五回……三探冲霄玉堂遭害……一封印信趙爵擔驚
- 第一百六回……公孫先生假扮按院……神手大聖暗中機謀
- 第一百七回……愣徐慶拜求展熊飛……病蔣平指引陳起望
- 第一百八回……圖財害命旅店營生……相女配夫閨閣本分
- 第一百九回……騙豪傑貪婪一萬兩……作媒妁識認二千金
- 第一百十回……陷御貓削城入水面……救三鼠盜骨上峯頭
- 第一百十一回……定日盜簪逢場作戲……先期祝壽改扮喬妝
- 第一百十二回……招賢納士准其投誠……合意同心何妨結拜
- 第一百十三回……鍾太保貽書招賢士……蔣澤長冒雨訪賓朋
- 第一百十四回……忍饑挨餓進廟殺僧……少水無茶開門揖盜
- 第一百十五回……隨意戲耍智伏柳青……有心提防結交姜鏜



- 第一百十六回……計出萬全極其容易……算失一着甚是爲難
- 第一百十七回……智公子負傷追兒女……武伯南逃難遇豺狼
- 第一百十八回……除姦淫錯投大木場……救急困趕奔神樹崗
- 第一百十九回……神樹崗小俠救幼子……陳起望衆義服英雄
- 第一百二十回……安定軍山同歸大道……功成湖北別有收緣



三俠五義 目錄



# 三俠五義

## 第一回

設陰謀臨生換太子——奮俠義替死救皇娘

詩曰：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絃；天下太平無事日，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宋朝自陳橋兵變，衆將立太祖爲君，江山一統，相傳至太宗，又至真宗，



四海昇平，萬民樂業，真是風調雨順，君正臣良。

一日，早朝，文武班齊，有西臺御史兼欽天監文彥博出班奏道：『臣夜觀天象，見天狗星犯闕，恐於儲君不利。恭繪形圖一張，謹呈御覽。』承奉接過，陳於御案之上。天子看罷，笑曰：『朕觀此圖，雖則是上天垂象；但朕並無儲君，有何不利之處。卿且歸班，朕自有道理。』早朝已畢，衆臣皆散。

轉向宮內，真宗悶悶不樂，暗自忖道：『自御妻薨後，正宮之位久虛，幸有李劉二妃現今俱各有娠，難道上天垂象就應於他二人身上不成？』纔要宣召二妃見駕。誰想二妃不宜而至，參見已畢，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節，妾妃等已將酒宴預備在御園之內，特請聖駕今夕賞月，作個不夜之歡。』天子大喜，卽同二妃來到園中；但見秋色蕭蕭，花香馥馥，又搭着金風瑟瑟，不禁心曠神怡。真宗玩賞，進了寶殿，歸了御座，李劉二妃陪侍。宮娥獻茶已畢。

天子道：『今日文彥博具奏。他道，現時天狗星犯闕，主儲君不利。朕雖乏



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將來誰先誰後，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賜汝二人玉璽龍袂各一個，鎮壓天狗冲犯；再朕有金丸一對，內藏九曲珠子一顆，係上皇所賜，無價之寶，朕幼時隨身佩帶，如今每人各賜一枚，將妃子等姓名宮名刻在上面，隨身佩帶。李劉二妃聽了，望上謝恩。天子即將金丸解下，命太監陳林拿到尙寶監，立時刻字去了。

這裏二位妃子吩咐擺酒，安席進酒。登時鼓樂迭奏，綵戲俱陳，皇家富貴自不必說。到了晚間，皓魄當空，照得滿園如同白晝，君妃快樂，共賞冰輪，星斗齊輝，觥籌交錯。天子飲至半酣，只見陳林手捧金丸，跪呈御前。天子接來細看，見金丸上面，一個刻着「玉宸宮李妃」，一個刻着「金華宮劉妃」，一鑄的甚是精巧。天子深喜，即賞了二妃。二妃跪領，欽遵佩帶後，每人又各獻金爵三杯。天子並不推辭，一連飲了，不覺大醉，哈哈大笑道：「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爲正宮。」二妃又謝了恩。



天子酒後說了此話不知緊要，誰知生出無限風波。你道爲何？皆因劉妃心地不良，久懷嫉妒之心；今一聞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宮。——何況正宮李妃居左，自己在右。自那日歸宮之後，便與總管都堂郭槐暗暗鋪謀定計，要害李妃。誰知一傍有個宮人名喚寇珠，乃劉妃承御的宮人。此女雖是劉妃心腹，他卻爲人正直，素懷忠義，見劉妃與郭槐計議，好生不樂。從此後各處畱神，悄地窺探。

單言郭槐奉了劉妃之命，派了心腹親隨，找了個守喜婆尤氏；他就屁滾尿流，又把自己男人託付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了。

一日，郭槐與尤氏密密商議，將劉妃要害李妃之事細細告訴。奸婆聽了，始而爲難。郭槐道：『若能辦成，你便有無窮富貴。』婆子聞聽，不由滿心歡喜，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對郭槐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郭槐聞聽，說：『妙！妙！真能辦成，將來劉妃生下太子，你真有不世之功。』又囑咐臨期不



要誤事，又給了好些東西。婆子歡喜而去，郭槐進宮，將此事回明劉妃，歡喜無限，專等臨期行事。

光陰迅速，不覺的到了三月，聖駕至玉宸宮看視李妃。李妃參駕。天子說：『免參。』當下閒談，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宮八千歲的壽辰，便特派首領陳林前往御園辦理果品，來日與八千歲祝壽。陳林奉旨去後，只見李妃雙眉緊蹙，一時腹痛難禁。天子着驚，知是要分娩了，立刻起駕出宮，急召劉妃帶領守喜婆前來守喜。劉妃奉旨，先往玉宸宮去了。郭槐急忙告訴尤氏。尤氏早已備辦停當，雙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一同齊至玉宸宮而來。

你道此盒內是什麼東西？原來就是二人定的奸計，將狸貓剝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認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難看。二人來至玉宸宮內，別人以為喫食之物，那知其中就裏。恰好李妃臨蓐，剛然分娩，一時血暈，人事不知。劉妃郭槐尤氏做就



活局，趁着忙亂之際，將狸貓換出太子，仍用大盒將太子就用龍袱包好裝上，抱出玉宸宮，竟奔金華宮而來。劉妃即喚寇珠提籐籃暗藏太子，叫他到銷金亭用裙縑勒死，丟在金水橋下。

寇珠不敢不應，惟恐派了別人，此事更爲不妥，只得提了籐籃，出鳳右門至昭德門外，直奔銷金亭上，忙將籐籃打開，抱出太子，且喜有龍袱包裹安然無恙。抱在懷中，心下暗想：『聖上半世乏嗣，好容易李妃產生太子，偏遇奸妃設計陷害，我若將太子謀死，天良何在？也罷！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盡我一點忠心罷了。』

剛然出得銷金亭，只見那邊來了一人，即忙抽身，隔窗細看。見一個公公打扮，踏過引仙橋，手中抱定一個宮盒，穿一件紫羅袍繡立蟒，粉底烏靴，胸前懸一挂念珠，斜插一個拂塵兒於項左，生的白面皮，精神好，一雙目把神光顯。這寇承御一見，滿心歡喜，暗暗的念佛說：『好了！得此人來，太子有了救了！』原來此人不是別人，就是素懷忠義首領陳林；只因奉旨到御園採辦果品，手捧着金絲砌就龍粧



盒，迎面而來。一見寇宮人懷抱小兒，細問情由。寇塚將始末根由，說了一回，陳林聞聽喫驚不小，又見有龍袂爲證。二人商議，卽將太子裝入盒內，剛剛盛得下。偏偏太子啼哭，二人又暗暗的禱告。祝讚已畢，哭聲頓止。二人暗暗念佛，保佑太子平安無事，就是造化。二人又望空叩首罷，寇宮人急忙回宮去了。

陳林手捧粧盒，一腔忠義，不顧死生，直往禁門而來。纔轉過橋，走至禁門，只見郭槐攔住道：『你往那裏去？劉娘娘宣你，有話面問。』陳公公聞聽，只得隨往進宮，卻見郭槐說：『待我先去啓奏。』不多時，出來說：『娘娘宣你進去。』陳公公進宮，將粧盒放在一傍，朝上跪倒，口尊『娘娘，奴婢陳林參見。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劉妃一言不發，手托茶杯，慢慢喫茶，半晌，方纔問道：『陳林，你提這盒子往那裏去！上有皇封，是何緣故？』陳林奏道：『奉旨前往御園採揀果品，與南清宮八大王上壽，故有皇封封定。非是奴婢擅敢自專的。』劉妃聽了，瞧瞧粧盒，又看看陳林，復又說道：『裏面可有夾帶？從實說來！儻有虛僞，你喫罪』



不起。』陳林當此之際把死付於度外，將心一橫，不但不怕，反倒從容答道：『並無夾帶。娘娘若是不信，請去皇封，當面開看。』說着話，就要去揭皇封。劉妃一見，連忙攔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誰敢私行開看！難道你不知規矩麼？』陳林叩頭說：『不敢！不敢！』劉妃沈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歲壽辰，便說：『既是如此，去罷！』陳林起身，手提盒子，纔待轉身；忽聽劉妃說：『轉來！』陳林只得轉身。劉妃又將陳林上下打量一番，見他面上顏色絲毫不漏，方緩緩的說道：『去罷。』陳林這纔出宮，倒覺的心中亂跳。這也是一片忠心，至誠感格，始終瞞過奸妃，脫了這場大難。

出了禁門，直奔南清宮內，傳：『旨意到。』八千歲接旨入內殿，將盒供奉上面，行禮已畢。因陳林是奉旨欽差，纔要賜座。只見陳林撲簌簌淚流滿面，雙膝跪倒，放聲大哭。八千歲一見，唬得驚疑不止，便問道：『伴伴，這是何故？有話起來說。』陳林目視左右。賢王心內明白，便吩咐：『左右迴避了。』陳林見沒人，



便將情由細述一遍。八千歲便問：『你怎麼就知道必是太子？』陳林說：『現有龍  
袱包定。』賢王聽罷，急忙將粧盒打開，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龍袱；只見太子哇的  
一聲，竟痛哭不止，好彷彿訴苦的一般，——真是聖天子百靈相助。賢王爺急忙抱  
入內室，並叫陳林隨入裏面，見了狄娘娘，又將原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將太子  
暫寄南清宮撫養，候朝廷諸事安頓後，再做道理。陳林告別，回朝覆命。

誰知劉妃已將李妃產生妖孽，奏明聖上。天子大怒，立將李妃貶入冷宮下院，  
加封劉妃爲玉宸宮貴妃。可憐無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向誰伸訴。幸喜吉人天  
相，冷宮的總管姓秦名鳳，爲人忠誠，素與郭槐不睦，已料此事必有奸謀；今見李  
妃如此，好生不忍，向前百般安慰。又吩咐小太監余忠好生服侍娘娘，不可怠慢。  
誰知余忠更有奇異之處，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而且素來做事豪俠，往往爲他  
人奮不顧身；因此秦鳳更加疼愛他，雖是師徒，情如父子。他今見娘娘受此苦楚，  
恨不能以身代之；每欲設計救出，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來，也只得罷了。



且說劉妃此計已成，滿心歡喜。暗暗的重賞了郭槐與尤氏，並教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滿足，恰恰也產了一位太子，奏明聖上。天子大喜，即將劉妃立爲正宮，頒行天下。從此人人皆知國母是劉后了。待郭槐猶如開國的元勳一般；尤氏就爲掌院，寇珠爲主宮承御。清閒無事。

誰想樂極生悲。過了六年，劉后所生之子，竟至得病，一命嗚呼。聖上大痛，自嘆半世乏嗣，好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焉有不動心的呢。因此傷心過度，竟自連日未能視朝。這日八千歲進宮問安。天子召見八千歲，奏對之下，賜坐閒談，問及：『世子共有幾人？年紀若干？』八千歲一一奏對，說至三世子，恰與劉后所生之子歲數相仿。天子聞聽，龍顏大悅，立刻召見，進宮見駕。一見世子，不由龍心大喜，更奇怪的，是形容態度與自己分毫不差；因此一樂病就好了。即傳旨將三世子承嗣，封爲東宮守缺太子。便傳旨叫陳林帶東宮往參見劉后，並往各宮看視。



陳林領旨，引着太子，先到昭陽正院朝見劉后，並啓奏說：『聖上將八千歲之三世子，封爲東宮太子，命奴婢引來朝見。』太子行禮畢。劉后見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樣，心內暗暗詫異。陳林又奏，還要到各宮看視。劉后說：『既如此，你就引去；快來見我，還有話說呢。』陳林答應着，隨把太子引往各宮去。

路過冷宮。陳林便向太子說：『這冷宮是李娘娘因產生妖物，聖上將李娘娘貶入冷宮。——若說這位娘娘，是最賢德的。』太子聞聽，產生妖物一事，心中就有幾分不信。這太子乃一代帝王，何等天聰，如何信這怪異之事——可也斷斷想不到就在自己身上。便要進去看視。恰好秦鳳走出宮來，（陳林素與秦鳳最好，已將換太子之事悄悄說明，如今八千歲的世子就是抵換的太子；秦鳳聽了大喜。）先參見了太子，便轉身進宮奏明李娘娘。不多時，出來說道：『請太子進宮。』陳林一同引進，見了娘娘，他不由得淚流滿面。這正是母子天性攸關。陳林一見心內着忙，急將太子引出，仍回正宮去了。



劉后正在宮中悶坐細想，忽見太子進宮面有淚痕。追問何故啼哭。太子又不敢隱瞞，便說：『適從冷宮經過，見李娘娘形容憔悴，心實不忍，奏明情由，還求母后遇使在父王跟前解勸解勸，使脫了沉埋，以慰孩兒悽慘之忱。』說着，說着，便跪下去了。劉后聞聽，便心中一驚，假意連忙攙起，口中誇讚道：『好一個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得便就說便了。』太子仍隨着陳林上東宮去了。

太子去後，劉后心中那裏丟得下此事，心中暗想：『適纔太子進宮，猛然一見，就有些李妃形景；何至見了李妃之後，就在哀家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宮去，並未勒死，不曾丟在金水橋下？』因又轉想：『曾記那年有陳林手提粧盒從御園而來，難道寇珠擅敢將太子交與陳林，攜帶出去不成？若要明白此事，須拷問寇珠這賤人，便知分曉。』越想愈覺可疑，即將寇珠喚來，剝去衣服，細細拷問，與當初言語一字不差。劉后更覺惱怒，便召陳林當面對證，亦無異詞。劉后心內發焦，說：『我何不以毒攻毒，叫陳林掌刑追問。他二人做的事，如



今叫一人受苦，焉有不說的道理。』便命陳林掌刑，拷問寇珠。劉后雖是如此心毒，那知橫了心的寇珠，視死如歸。可憐他柔弱身軀，只打得身無完膚，也無一字招承。正在難分難解之時，見有聖旨來宣陳林。劉后惟恐耽延工夫，露了馬腳，只得打發陳林去了。寇宮人見了陳林已去，大約劉后必不干休，與其零碎受苦，莫若尋個自盡；因此觸檻而死。劉后吩咐將尸擡出。就有寇珠心腹小宮人偷偷埋在玉宸宮後。劉后因無故打死宮人，威逼自盡，也不敢啓奏，也不敢追究了。

劉后不得真情，其妒愈深，轉恨李妃不能忘懷，悄與郭槐商議，密訪李妃嫌隙，必須置之死地方休。也是合當有事。且說李妃自見太子之後，每日傷感，多虧秦鳳百般開解，暗將此事一一奏明。李妃聽了如夢方醒，歡喜不盡；因此每夜燒香，祈保太子平安。被奸人訪着，暗在太子前啓奏，說李妃心下怨恨，每夜降香咀咒，心懷不善，情實難宥。天子大怒，即賜白綾七尺，立時賜死。

誰知早有人將信暗暗透於冷宮。秦鳳一聞此言，膽裂魂飛，忙忙奏知李娘娘。



李娘娘聞聽，登時昏迷不醒。正在忙亂。只見余忠趕至面前，說道：『事不宜遲！快將娘娘衣服脫下，與奴婢穿了。奴婢情願自身替死。』李妃蘇醒過來，一聞此言，只哭得哽氣倒噎，如何還說得出話來。余忠不容分說，自己摘下花帽，扯去網巾，將髮散開，挽了一箇綰兒，又將自己衣服脫下，放在一旁；只求娘娘早將衣服賜下。秦鳳見他如此忠烈，又是心疼，又是羨慕，只得橫了心在傍催促更衣。李妃不得已，將衣脫下，與他換了；便哭說道：『你一人是我大恩人了！』說罷，又昏過去了。秦鳳不敢耽延，忙忙將李妃移至下房，粧作余忠臥病在牀。剛然收什完了，只見聖旨已到，欽派孟彩嬪驗看。秦鳳連忙迎出，讓至偏殿暫坐，俟娘娘歸天後，請貴人驗看就是了。孟彩嬪一來年輕不敢細看，二來感念李妃素日恩德，如今遭此凶事，心中悲慘，如何想的到是人替死呢。不多時，報道：『娘娘已經歸天了，請貴人驗看。』孟彩嬪聞聽，早已淚流滿面，那裏還忍近前細看，便道：『我今回覆聖旨去了。』此事若非余忠與娘娘面貌彷彿，如何遮掩的過去。於是按禮埋葬。



此事已畢。秦鳳便回明余忠病臥不起。郭槐原與秦公公不睦，今聞余忠患病又去了秦鳳膀臂，正中心中機關，便不容他調養，立刻逐出，回籍爲民。因此秦鳳將假余忠擡出，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陳州家內去了。後文再表。

從此秦鳳踽踽涼涼，悽悽慘慘，時常思念，徒兒死的可憐又可敬，又惦記着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曲。這日晚間正在傷心，只見本宮四面火起。秦鳳一見已知是郭槐之計，一來要斬草除根，二來是公報私仇。我總然逃出性命，也難免失火之罪；莫若自焚，也省的與他做對。於是秦鳳自燒死冷宮之內。此火果然是郭槐放的。此後劉后與郭槐安心樂意，以爲再無後患了。那知後來惡貫滿盈，自有報應呢。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詳細，誰也不敢洩漏。又奉旨欽派陳林督管東宮，總理一切，閒雜人等不准擅入，這陳林卻是八千歲在天子面前保舉的。從此太平無事了。如今將仁宗的事已叙明了，暫且擱起，後文自有交代。



便說包公降生，自離娘胎，受了多少折磨，比較仁宗，坎坷更加百倍；正所謂「天將大任」之說。閒言少敘。單表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內有個包家村，住一包員外，名懷，家富田多，驟馬成羣，爲人樂善好施，安分守己，因此人人皆稱他爲「包善人」又曰「包百萬」。包懷原是謹慎之人，既有百萬之稱，自恐擔當不起。他又難以攔阻衆人，只得將包家村改爲包村；一是自己謙和，二免財主名頭。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長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尙未滿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尙無兒女。他弟兄二人，雖是一母同胞，卻大不相同。大爺包山爲人忠厚老誠，正直無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四德三從的人。二爺包海爲人尖酸刻薄，奸險陰毒，偏偏娶了李氏，也是心地不端。虧得老員外治家有法，規範嚴肅；又喜大爺凡事寬和，諸般遜讓兄弟，再也教二爺說不出話來；就是妯娌之間，王氏也是從容和靄，在小嬸前毫不較量，李氏雖是刁悍，他也難以施展；因此一家尙爲和睦，每日大家歡歡喜喜。父子兄弟春種秋收，務農爲業，雖非詩書門



第，卻是勤儉人家。

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開外，忽然懷孕。員外好不樂意，終日憂愁。你說這是甚麼意思呢？原是老來得子是快樂，包員外爲何不樂？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已有兩箇兒子，並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養起兒女來了。再者院君偌大年紀，今又產生，未免受傷；何況乳哺三年更覺勤勞，如何禁得起呢。因此每日憂煩，悶悶不樂，竟自時刻不能忘懷。這正是家遇吉祥反不樂，時逢喜事頓慘愁。

未審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一回



##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生——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且說包員外終日悶悶，這日獨坐書齋，正躊躇此事，不覺雙目困倦，伏几而臥。朦朧之際，只見半空中祥雲繚繞，瑞氣氤氳；然紅光一閃，面前落下個怪物來，頭生雙角，青面紅髮，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銀錠，右手執一硃筆，跳舞竟從落前來。員外大叫一聲，醒來却是一夢，心中尙覺亂跳。正自出神，忽見丫鬢掀簾而入，報道：『員外，大喜了！方纔安人產生一位公子，奴婢特來稟知。』員外聞聽，抽了一口涼氣，只唬得驚疑不止；怔了多時，咳了一聲道：『罷了！罷了！家門不



幸生此妖邪，真是冤家到了。』急忙立起身來，一步一咳，來至後院看視，幸安人無恙，略問了幾句話，連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書房來了。這裏伏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實之家自然俱是便當的，不必細表。

單說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兒回到自己房中，只見包海坐在那裏發呆。李氏道：

『好好兒的「二一添作五」的家當，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倒底想個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爲此事發愁。方纔老當家的將我叫到書房，告訴我夢見一個青臉紅髮的怪物，從空中掉將下來，把老當家的唬醒了；誰知就生此子。我細細想來，必是咱們東地里西瓜成了精了。』李氏聞聽，便攬掇道：『這還了得！若是留在家內，他必做耗。自古書上說，妖精入門家敗人亡的多着的呢。如今何不趁早兒告訴老當家的，將他拋棄在荒郊野外，豈不省了擔着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三十一」了。一舉兩得，你想好不好？』



這婦人一套話，說得包海如夢初醒，連忙立身來到書房，一見員外，便從頭至尾的話說了一遍，止於不提起家私一事。誰知員外正因此煩惱，一聞包海之言，恰合了念頭，連聲說好。『此事就交付於你，快快辦去。將來你母親若問時，就說落草不多時就死了。』包海領命，回身來至臥房，託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葉簍子裝好，攜至錦屏山後，見一坑深草，便將簍子放下。剛要撈出小兒，只見草叢裏有綠光一閃，原來是一隻猛虎眼光射將出來。包海一見，只唬得魂不附體，連尿都唬出來了，連簍帶小孩一同拋棄，抽身跑將回來，氣喘吁吁，不願回稟員外，跑到自己房中，倒在炕上，連聲說道：『唬殺我也！唬殺我也！』李氏忙問道：『你這等見神見鬼的，不是妖精作了耗了？』包海定了定神，答道：『利害！利害！』一五一十說與李氏道：『……你說可怕不可怕？——只是那茶葉簍子沒得拿回來。』李氏笑道：『你真是「整簍灑油，滿地檢芝蔴，」大處不算小處算咧！一個簍能值幾何？一分家私省了，豈不樂嗎！』包海笑嘻嘻道：『果然是「表壯不如裏



壯」，這事多虧了賢妻你巧咧。這孩子這時候管保叫虎吧嚒咧。」

誰知他二人在屋內說話，不妨牕外有耳。恰遇賢人王氏從此經過，一一聽去，急忙回至屋中，細想此事好生殘忍，又着急，又心痛，不覺落下淚來。正自悲泣，大爺包山從外邊進來，見此光景，便問情由。王氏將此事一一說知。包山道：「原來有這等事！不要緊，錦屏山不過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說罷，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後，就驚害怕，惟恐猛虎傷人，又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好生委決不下。

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錦屏山後，果見一片深草，正在四下找尋；只見茶葉簍子橫躺在地，卻無三弟。大爺着忙，連說不好，大約是被虎喫了。又往前走了數步，只見一片草俱各倒臥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着個黑漆漆亮油油，赤條條的小兒。大爺一見滿心歡喜，急忙打開衣服，將小兒抱起，揣在懷內，轉身竟奔家來，悄悄的歸到自己屋內。



王氏正在盼望之際，一見丈夫回來將心放下，又見抱了三弟回來喜不自勝，連忙將自己衣襟解開，接過包公，以胸膺偎抱。誰知包公到了賢人懷內，天生的聰俊，將頭亂拱，彷彿要乳食喫的一般；賢人即將乳頭放在包公口內，慢慢的喂哺。包山在傍，便與賢人商議：『如今雖將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兩個小孩，別人看見，豈不生疑麼？』賢人聞聽道：『莫若將自己纔滿月的兒，另寄別處，尋人撫養，妾身單單乳哺三弟，豈不兩全呢。』包山聞聽，大喜，便將自己孩兒偷偷抱出寄於他處廝養。可巧就有本村的鄉民張得祿，因妻子剛生一子，未滿月已經死了，正在乳旺之時，如今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歡喜。這也是大爺夫妻一點至誠感格，故有此機會。可見人有善念，天必從之，人懷惡意，天必誅之。李氏他陷害包公，將來也必有報應的。

且說由春而夏，自秋徂冬，光陰迅速，轉瞬過了六個年頭，包公已到七歲，總



以兄嫂呼爲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奇怪的，是從小至七歲未嘗哭過，也未嘗笑過，每日裏哭喪着小臉兒不言不語；就是人家鬪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護持外，人皆沒有愛他的。

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請外客，自家家宴。王氏賢人帶領黑子與婆婆拜壽。行禮已畢，站立一傍。只見包黑跑到安人跟前，雙膝跪倒，恭恭敬敬也磕了三個頭。把個安人喜的眉開眼笑，將他抱在懷中，因說道：『曾記六年前產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時，不知怎麼落草就死了；若是活着，也與他一般大了。』王氏聞聽，見傍邊無人，連忙跪倒，稟道：『求婆婆恕媳婦膽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婦恐婆婆年邁，乳食不足，擔不得乳哺操勞；故此將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內撫養，不敢明言。今因婆婆問及，不敢不以實情稟告。』賢人並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節。周氏老安人連忙將賢人扶起，說道：『如此說來，吾兒多虧媳婦撫養，又免我勞心，真是天下第一賢德人了。但是一件，我那小孫孫現在何處？』王氏稟道：『現



在別處廝養。』安人聞聽，立刻叫將小孫孫領來。面貌雖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別。急將員外請至，大家言明此事。員外心中雖樂；然而想起從前情事對不過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就無可奈了。

從此包黑認過他父母，改稱包山夫妻仍爲兄嫂。安人是年老惜子，百般珍愛，改名爲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應，各處畱神，縱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也是不能湊手。轉眼之間，又過了二年，包公到了九歲之時，包海夫婦心心念念要害包公。

這一日，包海在家，便在員外跟前下了讒言，說：『咱們莊戶人總以勤儉爲本，不宜遊蕩。將來閒的好喫懶做的，如何使得。現今三黑已九歲了，也不小了，應該叫他跟着莊村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兒子長保兒學習牧放牛羊，一來學本事，二來也不喫閒飯。』一片話說得員外心活，便與安人說明，猶如三黑天天跟着閒逛的一般。安人應允，便囑長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囑咐長保兒：『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兒哄着三官人頑耍；儻有不到之處，我是現打不賒的。』因此三公



子每日同長保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邊，或在錦屏山畔，總不過離村五六里之遙，再也不肯遠去的。

一日，驅逐牛羊來至錦屏山鵝頭峯下，見一片青草，將牛羊就在此處牧放。鄉中牧童彼此頑耍。獨有包公一人或觀山水，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或在山環之中枕石而眠，却是無精打彩，彷彿心有所思的一般。正在山環之中石上歇息，只見陰雲四合，雷閃交加，知道必有大雨；急忙立起身來，跑至山窩古廟之中。纔走至殿內，只聽得忽喇喇霹靂一聲，風雨驟至。包公在供桌前盤膝端坐。忽覺背後有人一攙，將腰抱住。包公回頭看時，却是一個女子羞容滿面，其驚怕之態令人可憐。包公暗自想道：『不知誰家女子從此經過，遇此大雨，看他光景想來是怕雷。慢說此柔弱女子，就是我三黑聞此雷聲，亦覺膽寒。』因此索性將衣服展開，遮護女子。外邊雷聲愈急，不離頂門。約有兩三刻的工夫，雨聲漸小，雷始止聲。

不多時，雲散天晴，日已夕暉，回頭看時，不見了那女子。心中納悶，走出廟



來，找着長保，驅趕牛羊。剛纔到村頭，只見服侍二嫂嫂丫鬢秋香手托一碟油餅，說道：『這是二奶奶給三官人做點心喫的。』包公一見，便說道：『回去替我給嫂嫂道謝。』說着，拿起要喫，不覺手指一麻，將餅落在地下。纔待要檢，從後來了一隻獼犬，竟自啣餅去了。長保在傍，便說：『可惜一張油餅，却被他喫了。這是我家獼犬，等我去趕回來。』包公攔住道：『他既啣去，總然拿回，也喫不得了。咱們且交代牛羊要緊。』說着，來到老周屋內。長保將牛羊趕入圈中，只聽他在院內嚷道：『不好了！怎麼獼犬七孔流血了？』老周聞聽，同包公出得院來；只見犬倒在地，七竅流血。老周看了詫異道：『此犬乃服毒而死的。不知他喫了甚麼了？』長保在傍插言：『剛纔二奶奶叫秋香送餅與三官人喫，失手落地，被咱們的獼犬喫了。』老周聞聽，心下明白，請三官人來至屋內，暗暗的囑咐：『以後二奶奶給的喫食，務要留神，不可墮入術中。』包公聞聽，不但不信，反倒嗔怪他離間叔嫂不和，賭氣別了老周回家，好生氣悶。



過了幾天，只見秋香來請，說二奶奶有要緊的事。包公只得隨他來至二嫂屋內。李氏一見滿面笑容，說秋香昨日到後園，忽聽枯井內有人說話，因在井口往下一看，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安人見怪；若叫別人打撈，井口又小，下不去，又恐聲張出來。沒奈何，故此叫他急請三官人來。問包公道：『三叔，因你身量又小，下井將金簪摸出，以免嫂嫂受責。不知三叔你肯下井去麼？』包公道：『這不打緊！待我下去，給嫂嫂摸出來就是了。』於是李氏呼秋香拿繩子，同包公來到後園井邊。包公將繩拴在腰間，手扶井口，叫李氏同秋香慢慢的放鬆。剛纔繫到多半，只聽上面說：『不好！揪不住了！』包公覺得繩子一鬆，身如敗絮一般，撲通一聲竟自落在井底——且喜是枯井無水，却未摔着。心中方纔明白，暗暗思道：『怪不得老周叫我畱神，原來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別人又不知道，我却如何出的去呢？』

正在悶悶之際。只見前面忽有光明一閃，包公不知何物，暗忖道：『莫非果有



金釵放光麼？」向前用手一撲，並未撲着，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詫異，又往前趕；越撲越遠，再也撲他不着。心中焦燥，滿面汗流，連說：『怪事！怪事！井內如何有許多路徑呢？』不免盡力追去，看是何物。因此撲趕有一里之遙，忽然光兒不動。包公急忙向前撲住，看時却是古鏡一面。翻轉細看，黑暗之處再也瞧不出來。只覺得冷氣森森透人心膽。正看之間，忽見前面明亮，忙將古鏡揣起，爬將出來。看時乃是場院後牆以外地溝。心內自思道：『原來我們後園枯井竟與此道相通。——不要管他。幸喜脫了枯井之內，且自回家便了。』

走到家中，好生氣悶。自己坐着，無處發洩這口悶氣，走到王氏賢人屋內，擲着嘴發怔。賢人問道：『老三，你從何處而來？爲着何事，這等沒好氣？莫不有人欺負你了？』包公說：『我告訴嫂嫂，並無別人欺我。皆因秋香說二嫂嫂叫我，趕着去見，誰知他叫我摸簪。……』於是將賺入枯井之事，一一說了一回。王氏聞聽，心中好生不平，又是難受，又無可奈何；只得解勸安慰，囑咐以後要處處留



神。包公連連稱『是』。說話間，從懷中掏出古鏡交與王氏，便說是從暗中得來的，嫂嫂好好收藏，不可失落。

包公去後，賢人獨坐房中，心裏暗想：『叔叔嬸嬸所做之事，深謀密略，莫說三弟孩提之人難以揣度，就是我夫妻二人亦難測其陰謀。將來儻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可笑他二人只爲家私，却忘倫理。』正在嗟嘆，只見大爺包山從外而入，賢人便將方纔之話說了一遍。大爺聞聽，連連搖首道：『豈有此理？這必是三弟淘氣，誤掉入枯井之中，自己恐怕受責，故此捏造出這一片謊言。不可聽他。日後總叫他時時在這裏就是了，可也免許多口舌。』

大爺口雖如此說，心中萬分難受，暗自思道：『二弟從前做的事體我豈不知，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認真，只好含糊罷了。此事若是明言，一來傷了手足的和氣，二來添妯娌疑忌。』沉吟半晌，不覺長嘆一聲，便向王氏說：『我看三弟氣宇不凡，行事奇異，將來必不可限量。我與二弟已然耽擱，自幼不曾讀書，如今何不延



師教訓三弟。儻上天憐念，得個一官半職，一來改換門庭，二來省受那賊官污吏的悶氣。你道好也不好！」賢人聞聽，點頭連連稱「是」。又道：「公公之前須善爲說詞方好。」大爺說：「無妨，我自自有道理。」

次日，大爺料理家務已畢，來見員外，便道：「孩兒面見爹爹，有一事要稟。」員外問道：「何事？」大爺說：「只因三黑並無營生，與其叫他終日牧羊，在外遊蕩，也學不出好來；何不請個先生教訓教訓呢？就是孩兒等自幼失學，雖然後來補學一二，遇見爲難的帳目，還有念不下去的，被人欺哄。如今請個先生，一來教三黑些書籍；二來有爲難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請教；再者三黑學會了，也可以管些出入帳目。」員外聞聽可管些帳目之說，便說：「使得。但是一件，不必請飽學先生，只要比咱們強些的就是了，教個三年二載，認得字就是了。」大爺聞聽員外允了，心中大喜，卽退出來，便託鄉鄰延請飽學先生，是必要叫三弟一舉成名。看官，這非是包山故違父命，只因見三弟一表非凡終成大器；故此專要請一名儒教訓，以爲



將來顯親揚名，光宗耀祖。

閒言少敘。且表衆鄉隣聞得「包百萬」家要請先生，誰不獻勤，這個也來說，那個也來薦。誰知大爺非名儒不請。可巧隔村有一甯老先生，此人品行端正，學問淵深，兼有一個古怪皮氣，教徒弟有三不教：笨了不教；到館中只要書童一個，不許閒人出入；十年之內只許先生辭館，不許東家辭先生。有此三不教，束脩不拘多少；故此無人敢請。

一日，包山訪聽明白，急親身往謁，見面敘禮。包山一見，真是好一位老先生，滿面道德，品格端方，卽將延請之事說明；並說：「老夫子三樣規矩，其二其三，小子俱是敢應的，只是恐三弟笨些，望先生善導爲幸。」當下言明，卽擇日上館。是日備席延請，遞贄敬束修，一切禮儀自不必說。卽領了包公，來至書房，拜了聖人，拜了老師。這也是前身緣分，師徒一見，彼此對看，愛慕非常。並派有伴



童包興，與包公同歲，一來伺候書房茶水，二來也叫他學幾個字兒。這正是英才得  
遇春風入，俊傑來從喜氣生。

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曉。



三俠五義 第二回



##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

——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且說當下開館節文已畢，甯老先生入了師位，包公呈上大學。老師點了句斷，  
教道：『大學之道。』包公便說：『在明明德。』老師道：『我說的是「大學之  
道」。』包公說：『是。難道下句不是「在明明德」麼？』老師道：『再說。』包公  
便道：『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老師聞聽，甚爲詫異，叫他往下念，依然絲毫不  
錯；然仍不大信，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的，或是聽人家念學就了的，尙不在懷。誰  
知到後來，無論甚麼書籍俱是如此，教上句便會下句，有如溫熟書的一般，真是把



簡老先生喜的樂不可支，自言道：『天下聰明子弟甚多，未有不教而成者。真是生就的神童，天下奇才，將來不可限量。哈哈！不想我甯某教讀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遂乃給包公起了官印一箇，拯字，取意將來可拯民於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與正，豈不是政字麼，言其將來理國政必爲治世良臣之意。

不覺光陰荏苒，早過了五箇年頭，包公已長成十四歲，學得滿腹經綸，詩文之佳自不必說。先生每每催促遞名送考，怎奈那包員外是個勤儉之人，恐怕赴考有許多花費。從中大爺包山不時在員外跟前說道：『叫三黑赴考，若得進一步也是好的。』無奈員外不允，大爺只好向先生說：『三弟年紀太小，恐怕誤事，臨期反爲不美。』於是又過了幾年，包公已長成十六歲了。

這年又逢小考，先生實在忍耐不住，急向大爺包山說道：『此次你們不送考，



我可要替你們送了。』大爺聞聽，急又向員外跟前稟說道：『這不過先生要顯弄他的本領，莫若叫三黑去這一次；若是不中，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大爺說的員外一時心活，就便允了。大爺見員外已應允許考，心中大喜，急來告知先生。先生當時寫了名字報送。卽到考期，一切全是大爺張羅，員外毫不介意。大爺卻是諄諄盼望。到了揭曉之期，天尙未亮，只聽得一陣喧嘩，老員外以爲必是本縣差役前來，不是派差，就是拿車。正在游疑之際，只見院公進來報喜道：『三公子中了生員了！』員外聞聽倒抽了一口氣，說道：『罷了！罷了！我上了先生的當了。這也是家運使然，活該是冤孽，再也躲不開的。』因此一煩，自己藏於密室，連親友前來賀，他也不見；就是先生他也不致謝一聲。多虧了大爺一切周旋，方將此事完結。

惟有先生暗暗的想道：『我自從到此課讀也有好幾年了，從沒見過本家老員外。如今教的他兒子中了秀才，何以仍不見面，連個謝字也不道，竟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實實又令人納悶了。又可氣又可惱！每每見了包山，說了好些噴怪的言語。包



山連忙陪罪，說道：『家父事務冗繁，必要定日相請，懇求先生寬恕。』甯公是箇道學之人，聽了此言，也就無可說了。虧得大爺暗暗求告太爺。求至再三，員外方纔應允，定了日子，下了請帖，設席與先生酬謝。

是日請先生到待客廳中，員外迎接，見面不過一揖，讓至屋內，分賓主坐下。坐了多時，員外並無致謝之辭。然後擺上酒筵，將先生讓至上座，員外在主位相陪。酒至三巡，菜上五味，只見員外愁容滿面，舉止失措，連酒他也不喫。先生見此光景，忍耐不住，只得說道：『我學生在貴府打攪了六七年，雖有微勞開導指示，也是令郎天分聰明；所以方能進此一步。』員外聞聽，呆了半晌，方纔說道：『好。』先生又說道：『若論令郎刻下學問，漫說是秀才，就是舉人進士，也是綽綽有餘的了。將來不可限量。這也是尊府上德行。』員外聽說至此，不覺雙眉緊蹙，發恨道：『什麼德行！不過家門不幸，生此敗家子。將來但能保得住不家敗人亡，就是造化了。』先生聞聽，不覺詫異道：『賢東何出此言？世上那有不望兒孫中會



作官之理呢？此話說來，真真令人不解。』員外無奈，只得將生包公之時所作惡夢，說了一遍，如今提起還是膽寒。甯公原是飽學之人，聽見此夢之形景，似乎奎星，又見包公舉止端方更兼聰明過人，就知是有來歷的，將來必是大貴，暗暗點頭。員外又說道：『以後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兒，就是十年束修斷斷不敢少的。請放心！』一句話將個正直甯公說得面紅過耳，不悅道：『如此說來，令郎是叫他不要考的了？』員外連聲道：『不考了！不考了！』先生不覺勃然大怒道：『當初你的兒子叫我教，原是由得你的；如今我的徒弟叫他考，卻是由得我的。以後不要你管，我自有主張罷了。』怒沖沖不等席完，竟自去了。

你道甯公爲何如此說。他因員外是個愚魯之人，若是諫勸，他決不聽，而且自己徒弟又保得必作臉；莫若自己攏來，一則不至誤了包公，二則也免包山跟着爲難。這也是他讀書人一片苦心。

因至鄉試年頭，全是甯公作主，與包山一同商議，硬叫包公赴試。叫包山都推



在老先生身上。到了挂榜之期，誰知又高高的中了鄉魁。包山不勝歡喜；惟有員外愁個不了，仍是藏着不肯見人。大爺備辦筵席，請了先生，坐了上席，所有賀喜的鄉親兩邊相陪，大家熱鬧了一天。諸事已畢，便商議叫包公上京會試，稟明員外。員外到了此時，也就沒的說了，只是不准多帶跟人，惟恐耗費了盤川，就帶伴童包興一人。

包公起身之時，拜別了父母，又辭了兄嫂。包山暗與了盤川。包公又到書房參見了先生。先生囑咐了多少言語，又將自己的幾兩修金送給了包公。包興備上馬，大爺包山送至十里長亭。兄弟畱戀多時，方纔分手。

包公認鑿乘騎，帶了包興，竟奔京師，一路上少不得饑餐渴飲，夜宿曉行。一日，到了座鎮店，主僕兩個找了一個飯店。包興將馬接過來，交與店小二喂好。找了一個座兒，包公坐在正面，包興打橫。雖係主僕；只因出外，又無外人，爺兒兩



個就在一處喫了。堂官過來安放杯筷，放下小菜。包公隨便要一角酒，兩樣菜。包興斟上酒，包公剛纔要飲，只見對面桌上來了一個道人坐下，要了一角酒，且自出神，拿起壺來不向杯中斟，花喇喇倒了一桌子。見他瞎聲嘆氣，似有心事的一般。包公正在納悶，又見從外進來一人，武生打扮，疊暴着英雄精神，面帶着俠氣。道人見了，連忙站起，只稱：『恩公請坐。』那人也不坐下，從懷中掏出一錠大銀，遞給那人道：『將此銀暫且拿去，等晚間再見。』那道人接過銀子，爬在地上，磕了一個頭，出店去了。

包公見此人年紀約有二十上下，氣宇軒昂，令人可愛，因此立起身來，執手當胸道：『尊兄請了。能不棄嫌，何不請過來彼此一敘。』那人聞聽，便將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便笑容滿面道：『既承錯愛，敢不奉命。』包興連忙站起，添分杯筷，又要了一角酒二碟菜，滿滿斟上一杯。包興便在一傍侍立，不敢坐了。包公與那人分賓主坐了。便問：『尊兄貴姓？』那人答道：『小弟姓展名昭，字熊飛。』包公



也通了名姓。二人一文一武，言語投機，不覺飲了數角。展昭便道：『小弟現有些小事情，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會。』說罷，會了錢鈔。包公也不謙讓。包興暗道，我們三爺嘴上抹石灰。那人竟自作別去了。包公也料不出他是甚麼人。

喫飯已畢，主僕乘馬登程。因店內耽誤了工夫，天色看看已晚，不知路徑。忽見牧子歸來。包興便向前問道：『牧童哥，這是甚麼地方？』童子答道：『由西南二十里方是三元鎮，是個大去處。如今你們走差了路了。此是正西，若要繞回去，還有不足三十里之遙呢。』包興見天色已晚，便問道：『前面可有宿處麼？』牧童道：『前面叫做沙屯兒，並無店口，只好找個人家歇了罷。』說罷，趕着牛羊去了。

包興回覆包公，竟奔沙屯兒而來。走了多時，見道旁有座廟宇，匾上大書「勅建護國金龍寺。」包公道：『與其在人家借宿，不若在此廟住宿一夕。明日布施些香資，豈不方便。』包興便下馬，用鞭子前去扣門，裏面出來了一個僧人，問明來歷，便請進了山門。包興將馬拴好，喂在槽上。和尚讓至雲堂小院，三間淨室，敝



禮歸座，獻罷茶湯。和尚問了包公家鄉姓氏，知是上京的舉子。包公問道：『和尚上下？』回說：『僧人法名叫法本，還有師弟法明，此廟就是我二人住持。』說罷，告辭出去。

一會兒，小和尚擺上齋來，不過是素菜素飯。主僕二人用畢，天已將晚。包公即命包興將傢伙送至廚房，省得小和尚來回跑。包興聞聽，急忙把傢伙拿起。因不知廚房在那裏，出了雲堂小院，來至禪院；只見幾個年輕的婦女花枝招展，攜手嘻笑，語道：『西邊雲堂小院住下客了，咱們往後邊去罷。』包興無處可躲，只得退回，容他們過去，纔將傢伙找着廚房送去，急忙回至屋內，告知包公，恐此廟不大安靜。

正說話間，只見小和尚左手拿一隻燈，右手提一壺茶來，走進來賊眉賊眼，將燈放下，又將茶壺放在桌上，兩隻賊眼東瞧西看，連話也不說，回頭就走。包興一見，連說：『不好，這是箇賊廟！』急來外邊看時，山門已經倒鎖了，又看別處竟



無出路，急忙跑回。包公尙可自主，包興張口結舌，說：『三爺！俗們快想出路纔好！』包公道：『門已關鎖，又無別路可出，往那裏走？』包興着急道：『現有桌椅待小人搬至牆邊，公子趕緊跳牆逃生。等凶僧來時，小人與他拚命。』包公道：『我自小兒不會登梯爬高；若是有牆可跳，你趕緊逃生，回家報信，也好報仇。』包興哭道：『二官人說那裏話來。小人至死，再也不離了相公的！』包公道：『既是如此，俗主僕二人索性死在一處。等那僧人到來再作道理，只好聽命由天罷了。』包公將椅子挪在中間門口，端然正坐。包興無物可拿，將門拴擊在手中，在包公之前；說：『他若來時，我將門拴盡力向他一杵，給他箇冷不防。』兩隻眼直勾勾的噴瞅着板院門。

正在凝神，忽聽門外了吊唳唳一聲，彷彿砍掉一般，門已開了，進來一人。包興唬了一跳，門拴已然落地，渾身亂抖，堆縮在一處。只見那人渾身是青，卻是夜行打扮，包公細看不是別人，就是白日在飯店遇見那個武生。包公猛然省悟，他與



道人有晚間再見一語，此人必是俠客。

原來列位不知，白日飯店中那道人也是在此廟中的。皆因法本法明二人搶掠婦女，老和尚噴責，二人不服，將老僧殺了。道人惟恐干連，又要與老和尚報仇，因此告至當官；不想凶僧有錢，常與書吏差役人等接交，買囑通了，竟將道人重責二十大板，作爲誣告良人，逐出境外。道人冤屈無處可伸，來到林中欲尋自盡，恰遇展爺行到此間，將他救下，問得明白，叫他在飯店等候。他卻暗暗探訪實在，方趕到飯店之內，贈了道人銀兩。不想遇見包公。同飲多時，他便告辭先行，回到旅店歇息。至天交初鼓，改扮行裝。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至廟中，從外越牆而入，悄悄地行藏，飛至寶閣。

只見閣內有兩個凶僧，傍列四五個婦女，正在飲酒作樂；又聽得說：「雲堂小院那箇舉子，等到三更時分再去下手不遲。」展爺聞聽，暗道：「我何不先救好人，



後殺凶僧，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因此來到雲堂小院，用巨闕寶劍削去了吊鐵環。進來看時，不料就是包公。真是主僕五行有救。展爺上前拉住包公。嚮了包興道：『尊兄隨我來。』出了小院，從傍邊角門來至後牆，打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索來，繫在包公腰間，自己提了繩頭，飛身一躍上了牆頭，騎馬勢蹲住，將手輕輕一提，便將包公提在牆上，悄悄附耳說道：『尊兄下去時，便將繩子解開。待我再救尊管。』說罷，向下一放。包公兩腳落地，急忙解開繩索，展爺提將上去，又將包興救出，向外低聲道：『你主僕二人就此逃走去罷。』只見身形一幌，就不見了。

包興攙扶着包公那敢稍停，深一步，淺一步，往前沒命的好跑。好不容易奔到一個村頭，天已五鼓，遠遠有一燈光。包興說：『好了！有人家了。俗們暫且歇息歇息，等到天明再走不遲。』急忙上前叫門，柴扉開處，裏面走出一個老者來，問是何人。包興道：『因我二人貪趕路程，起得早了，辨不出路徑，望你老人家方便方



便，俟天明便行。」老者看了包公是一儒流，又看了包興是他書童打扮，卻無行李，只當是近處的，便說道：「既是如此，請到裏面坐。」

主僕二人來至屋中，原來是連舍三間，兩明一暗。明間安一磨盤，並方履羅桶等物，卻是賣豆腐生理。那邊有小小土炕，讓包公坐下。包興問道：「老人家貴姓？」老者道：「老漢姓孟，還有老伴，並無兒女，以賣豆腐爲生。」包興道：「老人家有熱水討一杯喫。」老者道：「我這裏有現成的豆腐漿兒，是剛出鍋的。」包興道：「如此更好。」孟老道：「待我拿個燈兒，與你們盛漿。」說罷，在壁子裏拿出一個三條腿的桌子放在炕上，又用土坯將那條腿兒支好；掀開舊布簾子，進裏屋內，拿出一個黃土泥的蠟臺；又在蓆簍子裏摸了半天，摸出一隻半截的蠟來，向油燈點着，安放在小桌上。包興一傍道：「小村中竟有脰膊粗的大蠟。」細看時，影影綽綽，原來是綠的，上面尚有「冥路」二字，方纔明白是弔祭用過的。孟老得來，捨不得點，預備待客的。只見孟老從鍋臺上拿了一箇黃砂碗，用水洗淨，盛了



一碗白亮亮熱騰騰的漿，遞與包興。包興捧與包公喝時，其香甜無比。包興在傍看着，饑的好不難受。只見孟老又盛一碗遞與包興。包興連忙接過，如飲甘露一般。他主僕勞碌了一夜，又受驚恐。今在草房之中如到天堂，喝這豆腐漿不亞如飲玉液瓊漿。不多時，大豆腐得了。孟老化了鹽水，又與每人盛了一碗，真是飢渴之下，喫下去，肚內暖烘烘的好生快活。又與孟老閒談，問明路途，方知離三元鎮尙有不足二十里之遙。

正在叙話之間，忽見火光冲天。孟老出院看時，只見東南角上一片紅光，按方向好似金龍寺內走水。包公同包興也到院中看望，心內料定必是俠士所爲。只得問孟老：『這是何處走水？』孟老道：『天理昭彰，循環報應，老天爺是再不錯的！二位不知，這金龍寺自老和尚沒後，畱下這兩個徒弟無法無天，時常謀殺人命，搶掠婦女。他比殺人放火的強盜還利害呢！不想他今日也有此報應！』說話之間，又進屋內，歇了多時。只聽雞鳴茅店，催客前行。主僕二人深深致謝了孟老，改日再



來酬報。孟老道：『些小微意，何勞齒及。』送至柴扉，又指引了路徑，出了村口，過了樹林，便是三元鎮的大路了。包興道：『多承指引了。』

主僕執手告別，出了村口，竟奔樹林而來，又無行李馬匹，連盤川銀兩俱已失落。包公卻不着意，覺得兩腿酸痛，步履艱難，只得一步捱一步，往前款款行走。爺兒兩個一壁走着，說着話。包公道：『從此到京尚有幾天路程，似這等走法，不知道多價纔到京中？況且又無盤川，這便如何是好？』包興聽了此言，又見相公形容可慘，恐怕愁出病來，只得要撒謊安慰，便道：『這也無妨。只要到了三元鎮，我那裏有個舅舅，向他借些盤川，再叫他備辦一頭驢子與相公騎坐，小人步下跟隨，破着十天半月的工夫，焉有不到京師之理。』包公道：『若是如此，甚好了。只是難爲你了。』包興道：『這有甚麼要緊。俗們走路，彷彿閒遊一般，包管就生出樂趣，也就不覺苦了。』這雖是包興寬慰他主人，卻是至理。主僕就說着話兒，不知不覺，已離三元鎮不遠了。



看看天氣已有將午，包興暗暗打算：『真是我那裏有舅舅？已到鎮上，且同公子喫飯，先從我身上賣起。混一時是一時，只不叫相公愁煩便了。』一時來到鎮上，只見人煙稠密，鋪戶繁雜。包興不找那南北碗菜應時小賣的大館，單找那家常便飯的二葷鋪。說：『相公，俗爺兒倆在此喫飯罷。』包公卻分不出那是貴賤，只不過喫飯而已。

主僕二人來到鋪內，雖是二葷鋪，俱是連脊的高樓。包興引着包公上樓，揀了一個乾淨座兒，包公上座，包興仍是下邊打橫。跑堂的過來放下杯筷，也有兩碟小菜，要了隨便的酒飯。登時間，主僕飽餐已畢，包興立起身來，向包公悄悄的道：『相公在此等候，別動。小人去找找舅舅就來。』包公點頭。

包興下樓出了鋪子，只見鎮上熱鬧非常，先抬頭認准了飯鋪字號，卻是望春樓，這纔邁步。原打算來找當舖。到了暗處，將自己內裏青綢袷袍蛇退皮脫下來，暫當幾串銅錢，僱上一頭驢，就說是舅舅處借來的，且混上兩天再作道理。不想四



五里地長街，南北一直，再沒有一個當舖。及至問人時。原有一個當舖，如今卻是止當候贖了。包興聞聽，急的渾身是汗，暗暗說道：『罷咧！這便如何是好？』

正在爲難，只見一簇人圍繞着觀看。包興擠進去，見地下鋪一張紙，上面字跡分明。忽聽傍邊有人倚聲倚氣說道：『告白』……又說：『白老四是我的朋友，爲甚麼告他呢？』包興聞聽，不由笑道：『不是這等，待我念來。上面是：「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今有隱逸村內李老大人宅內小姐被妖迷住，儻有能治邪捉妖者，謝紋銀三百兩，決不食言。謹此告白。」』

包興念完，心中暗想道：『我何不如此如此。儻若事成，這一路上京便不喫苦了；卽或不成，也混他兩天喫喝也好。』想罷，上前。這正是難裏巧逢機會事，急中生智謀來。

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三回



##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且說包興見了告白，急中生智來。見傍邊站着一人，他即便向那人道：『這隱逸村離此多遠？』那人見問，連忙答道：『不過三里之遙。你却問他怎的？』包興道：『不瞞你們說。只因我家相公慣能驅逐邪祟，降妖捉怪，手到病除。只是一件，我們原是外鄉之人，我家相公他雖有些神通，却不敢露頭，惟恐妖言惑衆，輕易不替人驅邪；必須來人至誠懇求。相公必然說是不會降妖，越說不會，越要懇求。他試探了來人果是真心，一片至誠，方能應允。』那人聞聽，說：『這有何



難。只要你家相公應允，我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包興道：「既然如此，閒話少說。你將這告白收起，隨了我來。」兩傍看熱鬧之人，聞聽有人會捉邪的，不由的都要看看；後面就跟了不少的人。

包興帶領那人，來在二葷鋪門口，便向衆人說道：「衆位鄉親，儻我家相公不肯應允，欲要走時，求列位攔阻攔阻。」那人也向衆人說道：「相煩衆位高鄰，儻若法師不允，奉求幫襯幫襯。」包興將門口兒埋伏了個結實。進了飯店，又向那人說道：「你先到櫃上將我們錢會了，省得回來走時，又要耽延工夫。那人連連稱是。」來到櫃上，只見櫃內俱各執手相讓，說：「李二爺請了，許久未來到小鋪。」（誰知此人姓李名保，乃李大人宅中主管。）李保連忙答應道：「請了。借重，借重。樓上那位相公這位管家吃了多少錢文，寫在我帳上罷。」掌櫃的連忙答應，暗暗告訴跑堂的知道。包興同李保來至樓梯之前，叫李保聽咳嗽爲號，急便上樓懇求。李保答應。包興方纔上樓。



誰知包公在樓上等的心內焦燥，眼也望穿了，再也不見包興回來，滿腹中胡思亂想。先前猶以爲見他母舅必有許多的纏繞，或是借貸不遂，不好意思前來見我。後又轉想從來沒聽見他說有這門親戚，別是他見我行李盤費皆無，私自逃走了罷。或者他年輕幼小，錯走了路頭，也未可知。疑惑之間，只見包興從下面笑嘻嘻的上來。

包公一見，不由的動怒，嗔道：『你這狗才往那裏去了？叫我在這好等！』包興上前悄悄的道：『我沒找着我母舅。如今倒有一事……』便將隱逸村李宅小姐被妖迷住請人捉妖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請相公前去混他一混。』包公聞聽不由的大怒，說：『你這狗才！……』包興不容分說，在樓上連連咳嗽。

只見李保上得樓來，對着包公雙膝跪倒，道：『相公在上。小人名叫李保，奉了主母之命，延請法官以救小姐。方纔遇見相公的親隨，說相公神通廣大，法力無



邊，望祈搭救我家小姐纔好。」說罷，磕頭，再也不肯起來。包公說道：「管家休聽我那小价之言，我是不會捉妖的。」包興一傍插言道：「你聽見了？說出不會來了。快磕頭罷！」李保聞聽，連連叩首，連樓板都碰了個山響。包興又道：「相公，你看他一片誠心，怪可憐的。沒奈何，相公慈悲慈悲罷。」包公聞聽，雙眼一瞪，道：「你這狗才，滿口胡說！」又向李保道：「管家你起來，我還要趕路呢。我是不會捉妖的。」李保那裏肯放，道：「相公如今是走不的了。小人已哀告衆位鄉鄰，在樓下幫扶着小人攔阻。再者，衆鄉鄰皆知相公是法官；相公若是走了，儻被小人主母知道，小人實實吃罪不起。」說罷，又復叩首。包公被纏不過，只是暗恨包興。復又轉想，道：「此事終屬妄言，如何會有妖魅。我包某以正勝邪，莫若隨他看看，再作脫身之計便了。」想罷，向李保道：「我不會捉妖，却不信邪。——也罷，我隨你去看看就是了。」

李保聞聽包公應允，滿心歡喜，磕了頭，站起來，在前引路。包公下得樓來，



只見鋪子門口人山人海，俱是看法官的。李保一見，連忙向前說道：『有勞列位鄉親了。且喜我李保一片至誠，法官業已應允，不勞衆位攔阻。望乞衆位閃閃，讓開一條路，實爲方便。』說罷，奉了一揖。衆人聞聽，往兩傍一閃，當中讓出一條胡同來。仍是李保引路，包公隨着，後面是包興。只聽衆人中有稱讚的道：『好好相貌！好神氣！怪道有此等法術。只這一派的正氣，也就可以避邪了。』其中還有好事兒的，不辭勞苦，跟隨到隱逸村的也就不少。不知不覺進了村頭，李保先行稟報去了。

且說這李大人不是別人，乃吏部天官李文業，告老退歸林下。就是這隱逸村名，也是李大人起的，不過是退歸林下之意。夫人張氏，膝下無兒，只生一位小姐。因遊花園，偶然中了邪祟，原是不准聲張。無奈夫人疼愛女兒的心盛，特差李保前去各處，覓請法師退邪。李老爺無可奈何，只得應允。



這日正在臥房，夫妻二人講論小姐之病。只見李保稟道：『請到法師，是個少年儒流。』老爺聞聽，心中暗想：『既是儒流讀聖賢之書，焉有攻乎異端之理。待我出去責備他一番。』想罷，叫李保請至書房。

李保回身來至大門外，將包公主僕引至書房。獻茶後，復進來說道：『家老爺出見。』包公連忙站起。從外面進來一位鬚髮半白，面若童顏的官長。包公見了，不慌不忙，向前一揖，口稱：『大人在上，晚生拜揖。』李大人看見包公氣度不凡，相貌清奇，連忙還禮，分賓主坐下。便問『貴姓？仙鄉？因何來到敝處？』包公便將上京會試，路途遭劫，毫無隱匿，和盤說出。李大人聞聽，原來是個落難的書生。你看他言語直爽，倒是忠誠之人；但不知他學問如何。於是攀話之間，考問多少學業。包公竟是問一答十，就便是宿儒名流，也不及他的學問淵博。李大人不勝歡喜，暗想道：『看此子骨格清奇，又有如此學問，將來必爲人上之人。』談不多時，暫且告別。並吩咐李保好生服侍包相公，不可怠慢。晚間就在書房安歇。說



罷，回內去了。所有捉妖之事，一字却也未提。

誰知夫人暗裏差人告訴李保，務必求法官到小姐屋內捉妖。如今已將小姐挪至夫人臥房去了。李保便問：『法官應用何物，趁早預備？』包興便道：『用桌子三張，椅子一張，隨圍桌椅披，在小姐室內設壇。所有硃砂，新筆，黃紙，寶劍，香爐，燭臺，俱要潔淨的。等我家相公定性養神，二鼓上壇便了。』李保答應去了。不多時，回來告訴包興道：『俱已齊備。』包興道：『既已齊備，叫他們拿到小姐繡房。大家幫着，我設壇去。』李保聞聽，叫人擡桌搬椅。所有軟片東西，俱是自已拿着。請了包興，一同引至小姐臥房。只聞房內一股幽香。就在明間堂屋，先將兩張桌子並好，然後搭了一張攔在前面桌子上，又把椅子放在後面桌子上，繫好了圍桌，搭好了椅披；然後設擺香爐燭臺，安放墨硯紙筆寶劍等物。設擺停當，方纔同李保出了繡房，竟奔書房而來。叫李保不可遠去，聽候呼喚，即便前來。李保連聲答應。



包興便進了書房，已有初更的時候。誰知包公勞碌了一夜，又走了許多路程，乏困已極，雖未安寢，已經困的前仰後合。包興一見說：『我們相公吃飽了，食困；也不怕存住食。』便走到跟前，叫了一聲『相公』。包公驚醒，見包興，說：『你來的正好，服侍我睡覺罷。』包興道：『相公就是這麼睡覺，還有甚麼說的？』包興道：『你不是捉妖來了嗎？』包公道：『那不是你這狗才幹的！我是不會捉妖的。』包興悄悄道：『相公也不想想，小人費了多少心機，給相公找了這樣住處，又吃那樣的美饌，喝那樣好陳紹酒又香又陳。如今吃喝足了，就要睡覺。俗語說「無功受祿，寢食不安」。相公也是這麼過意的去麼？俗們何不到小姐臥房看看？憑着相公正氣，或者勝了邪魅，豈不兩全其美呢？』一席話說的包公心活；再者自己也不信妖邪，原要前來看看的，只得說道：『罷了，由着你這狗才鬧罷了。』包興見包公立起身來，急忙呼喚：『快掌燈呀！』只聽外面連聲答應：『伺候下了。』

包公出了書房，李保提燈，在前引道，來至小姐臥房一看，只見燈燭輝煌，桌



椅高搭，設擺的齊備，心中早已明白是包興鬧的鬼。邁步來到屋中。只聽包興吩咐李保道：『所有閒雜人等俱各迴避。最忌的是婦女窺探。』李保聞聽，連忙退出，藏躲去了。

包興拿起香來，燒放爐內，爬在地下，又磕了三個頭。包公不覺暗笑。只見他上了高桌，將硃砂墨研好，醮了新筆，又將黃紙撕了紙條兒。剛纔要寫，只覺得手腕一動，彷彿有人把着的一般。自己看時，上面寫的：『淘氣！淘氣！該打！該打！』包興心中有些發毛，急急在燈上燒了，忙忙的下了臺。只見包公端坐在那邊。包興走至跟前，道：『相公與其在這裏坐着的，何不在高桌上坐着呢？豈不是好？』包公無奈，只得起身，上了高臺，坐在椅子上；只見桌子上面放着寶劍一口，又有硃砂黃紙筆硯等物。包公心內也暗自歡喜，難爲他想的週到。因此不由的將筆提起，醮了硃砂，鋪下黃紙。剛纔要寫，不覺腕隨筆動，順手寫將下去。纔要看時。只聽得外面哎呀了一聲，咕咚栽倒在地。



包公聞聽，急忙提了寶劍，下了高臺，來至臥房外看時，却是李保。見他驚惶失色，說道：『法官老爺，嚇死小人了！』方纔來至院內，只見白光一道冲戶而出，是小人看見，不覺失色栽倒。包公也覺納悶。進得屋來，却不見包興。與李保尋時，只見包興在桌子底下縮作一堆，見有人來方敢出頭。却見李保在傍，便遮飾道：『告訴你們，我家相公作法不可窺探，連我還在桌子底下藏着呢。你們何得不遵法令？幸虧我家相公法力無邊。』一片謊言說的很像，這也是他的聰明機變的好處，李保方纔說道：『只因我家老爺夫人，惟恐相公深夜勞苦，叫小人前來照應，請相公早早安歇。』包公聞聽，方叫包興打了燈籠，前往書房去了。

李保叫人來拆了法臺，見有個硃砂黃紙字帖，以爲法官留下的鎮壓符咒，連寶劍一同拿起，回身來到內堂，稟道：『包相公業已安歇了。這是寶劍，還有符咒，俱各交進。』丫鬢接進來。李保纔待轉身。忽聽老爺說道：『且住！拿來我看。』丫鬢將黃紙字帖呈上。李老爺燈下一閱，原來不是符咒，却是一首詩句道：『避劫



山中受大恩。欺心毒餅落於塵，尋釵井底將君救，三次相酬結好姻。』李老爺細看詩中隱藏事迹，不甚明白。便叫李保暗向包興探問其中事跡，並打聽娶親不會，明日一早回話。李保領命。

你道李老爺爲何如此畱心，只因昨日書房見了包公之後，回到內宅，見了夫人，連聲誇獎，說包公人品好，學問好，將來不可限量。張氏夫人聞聽道：『既然如此，他若將我孩兒治好，何不就與他結爲秦晉之好呢？』老爺道：『夫人之言正合我意。且看我兒病體何如，再作道理。』所以老兩口兒惦記此事，又聽李保說，二鼓還要上壇捉妖；因此不敢早眠，天交二鼓，尙未安寢，特遣李保前來探聽。不意李保拿了此帖回來，故叫他細細的訪問。

到了次日，誰知小姐其病若失，竟自大愈，實是奇事。老爺夫人更加歡喜，急忙梳洗已畢，只見李保前來回話：『昨晚細問包興，說這字帖上的字跡，是他相公自幼兒遭的魔難，皆是逢凶化吉並未遇害。——並且問明尙未定親。』李老爺聞聽，



滿心歡喜，心中已明白是狐狸報恩，成此一段良緣，便整衣襟來至書房。李保通報，包公迎出。只見李老爺滿面笑容道：『小女多虧賢契救拔，如今沈疴已愈，實爲奇異。老夫無兒，只生此女，尙未婚配，意欲奉爲箕箒，不知賢契意下如何？』包公答道：『此事晚生實實不敢自專，須要稟明父母兄嫂，方敢聯姻。』李老爺見他不肯應允，便笑嘻嘻，從袖中掏出黃紙帖兒遞與包公，道：『賢契請看此帖，便知不必推辭了。』包公接過一看，不覺面紅過耳，暗暗思道：『我晚間恍惚之間，如何寫出這些話來？』又想道：『原來我小時山中遇雨，見那女子竟是狐狸避劫，却蒙他累次救我，他竟知恩報恩。』包興在傍着急，恨不的贊成相公應允此事，只是不敢插口。李老爺見包公沉吟不語，便道：『賢契不必沉吟。據老夫看來，並非妖邪作祟，竟爲賢契來作紅線來了，可見凡事自有一定道理，不可過於迂濶。』包公聞聽，只得答道：『既承大人錯愛，敢不從命。只是一件，須要稟明：候晚生會試以後，回家稟明父母兄嫂，那時再行納聘。』李老爺見包公應允，滿心歡喜，便



道：『正當如此。大丈夫一言爲定，諒賢契絕不食言。老夫竟候佳音便了。』

說話之間，排開桌椅，擺上酒飯，老爺親自相陪。飲酒之間，又談論些齊家治國之事，包公應答如流，說的有經有緯，把個李老爺樂的事不有餘。再不肯放他主僕就行，一連畱住三日，又見過夫人。三日後備得行囊馬匹，衣服盤費，並派主管李保跟隨上京。包公拜別了李老爺後，又囑咐一番。包與此時歡天喜地，精神百倍，跟了出來。只見李保牽馬墜鐙，包公上了坐騎，李保小心伺候，事事精心。一日，來到京師，找尋了下處，所有吏部投文之事全不用包公操心，竟等臨期下場而已。

且說朝廷國政，自從真宗皇帝駕崩，仁宗皇帝登了大寶，就封劉后爲太后，立龐氏爲皇后，封郭槐爲總管都堂，龐吉爲國丈加封太師。這龐吉原是個讒佞之臣，倚了國丈之勢，每每欺壓臣僚。又有一班趨炎附勢之人，結成黨羽，明欺聖上年



幼，暗有擅自專權之意。誰知仁宗天子自幼歷過多少魔難，乃是英明之主。先朝元老左右輔弼，一切正直之臣照舊供職，就是龐吉也奈何不得。因此朝政法律嚴明，尙不至紊亂。

只因春闈在邇，奉旨欽點太師龐吉爲總裁。因此會試舉子就有走門路的，打關節的，紛紛不一。惟有包公自己仗着自己學問。考罷三場，到了揭曉之期，因無門路，將包公中了第二十三名進士，翰林無分，奉旨榜下即用知縣，得了鳳陽府定遠縣知縣。包公領憑後，收拾行李，急急出京，先行回家拜見父母兄嫂，稟明路上遭險，並與李天官結親一事。員外安人又驚又喜，擇日祭祖，叩謝寧老夫子。過了數日，拜別父母兄嫂，帶了李保包興起身赴任。將到定遠縣地界，包公叫李保押着行李慢慢行走。自己同包興改裝易服，沿途私訪。

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一日，包公與包興暗暗進了定遠縣，找了個飯鋪打尖。正在吃飯之時，只見從外面來了一人。酒保見了，讓道：『大爺少會呀！』那人揀



個座兒坐下。酒保轉身，提了兩壺酒，拿了兩個盅子過來。那人便問：『我一人如何要兩壺酒，兩個盅子呢？』酒保答道：『方纔大爺身後面，有一個人一同進來，披頭散髮，血漬模糊。我只打量你是勸架，給人和息事情。怎麼一時就不見了？或者是我瞧恍惚了，也未可知。』

不知那人聞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四回



##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且說酒保回答那人說：『方纔還有一人，披頭散髮，血漬滿面，跟了進來，一時就不見了；』說了一遍。只見那人一聞此言，登時驚慌失色，舉止失宜，大不像方纔進來之時那等驕傲之狀；只見坐不移時，發了回怔，連那壺酒也未喫，便匆匆會了錢鈔而去。

包公看此光景，因問酒保道：『這人是誰？』酒保道：『他姓皮名熊，乃二十四名馬販之首。』包公記了姓名，喫完了飯，便先教包興到縣傳諭，就說老爺即刻



到任。包公隨後就出了飯鋪，尙未到縣，早有三班衙役，書吏人等迎接上任。到了縣內，有署印的官交了印信，並一切交代，不必細說。

包公便將秋審冊籍細細稽察，見其中有個沈清伽藍殿殺死僧人一案，情節支離。便即傳出諭去，立刻升堂審問沈清一案。所有衙役三班早知消息，老爺暗自一路私訪而來，就知這位老爺的利害，一個個兢兢業業，早已預備齊全。一聞傳喚，立刻一班班進來，分立兩傍，喊了堂威。包公入座，標了禁牌，便吩咐：『帶沈清。』不多時，將沈清從監內提出，帶至公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包公留神細看，只見此人不過三旬年紀，戰戰兢兢，匍匐在埃塵，不像個行凶之人。包公看罷，便道：『沈清，你爲何殺人？從實招來。』沈清哭訴道：『只因小人探親回來，天氣太晚，那日又濛濛下雨，地下泥濘實在難行，素來又膽小又不敢夜行；因在這縣南三里多地有個古廟，暫避風雨。誰知次日天未明，有公差在路，見小人身後有血跡一片。公差便問小人，從何而來？小人便將昨日探親回來，天色太晚，在廟內



伽藍殿上存身的話，說了一遍。不想公差攔住不放，務要同小人回至廟中一看。哎呀！太爺呀！小人同差役到廟看時，見佛爺之傍有一殺死的僧人。小人實是不知僧人是誰殺的。因此二位公差將小人解至縣內，竟說小人謀殺和尚。小人真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爺照察！」包公聞聽，便問道：「你出廟時，是什麼時候？」沈清答道：「天尚未明。」包公又問道：「你這衣服，因何沾了血跡？」沈清答道：「小人原在神櫥之下，血水流過，將小人衣服沾污了。」老爺聞聽，點頭，吩咐帶下，仍然收監。立刻傳轎，打道伽藍殿。包興伺候主人上轎，安好伏手。包興乘馬跟隨。

包公在轎內暗思：「他既謀害僧人，為何衣服並無血跡，光有身後一片呢？再者雖是刀傷，彼時並無凶器。」一路盤算，來到伽藍殿，老爺下轎，吩咐跟役人等不准跟隨進去，獨帶包興進廟。至殿前，只見佛像殘朽敗壞，兩傍配像俱已坍塌。又轉到佛像背後，上下細看，不覺暗暗點頭。回身細看神櫥之下，地上果有一片血跡迷亂。忽見那邊地下放着一物，便檢起看時，一言不發，攏入袖中；即刻打道回



衙。來至書房，包興獻茶，回道：『李保押着行李來了。』包公聞聽，叫他進來。李保連忙進來，給老爺叩頭。老爺使叫包興傳該值的頭目進來。包興答應。去不多時，帶了進來，朝上跪倒。『小人胡成給老爺叩頭。』包公問道：『咱們縣中可有木匠麼？』胡成應道：『有。』包公道：『你去多叫幾名來，我有緊要活計要做的，明早務要俱各傳到。』胡成連忙答應，轉身去了。

到了次日，胡成稟道：『小人將木匠俱已傳齊，現在外面伺候。』包公又吩咐道：『預備矮桌數張，筆硯數分，將木匠俱帶至後花廳，不可有悞。去罷。』胡成答應，連忙備辦去了。這裏包公梳洗已畢，即同包興來至花廳，吩咐木匠俱各帶進來。只見進來了九個人，俱各跪倒，口稱：『老爺在上，小的叩頭。』包公道：『如今我要做各樣的花盆架子，務要新奇式樣。你們每人畫他一個，老爺揀好的用，並有重賞。』說罷，吩咐拿矮桌筆硯來。兩傍答應一聲，登時齊備。只見九個木匠分在兩傍，各自搜索枯腸，誰不願新奇討好呢。內中就有使慣了竹筆，拿不上



筆來的；也有怯官的，戰戰哆嚟畫不像樣的；竟有從容不迫，一揮而就的。包公在座上，往下細細畱神觀看。不多時，俱各畫完，挨次呈遞。老爺接一張，看一張，便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道：『小的叫吳良。』包公便向衆木匠道：『你們散去。將吳良帶至公堂。』左右答應一聲，立刻點鼓升堂。

包公入座，將驚堂木一拍，叫道：『吳良，你爲何殺死僧人？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吳良聽說，喫驚不小，回道：『小人以木匠做活爲生，是極安分的，如何敢殺人呢？望乞老爺詳察。』老爺道：『諒你這斷決不肯招。左右，爾等立刻到伽藍殿將伽藍神好好擡來。』左右答應一聲，立刻去了。不多時，將伽藍神擡至公堂。百姓們見把伽藍神泥胎擡到縣衙聽審，誰不要看看新奇的事，都來。只見包公離了公座，迎將下來，向伽藍神似有問答之狀。左右觀看，不覺好笑。連包興也暗說道：『我們老爺這是裝什麼腔兒呢？』只見包公從新入座，叫道：『吳良，適纔神聖言道，你那日行凶之時，已在神聖背後畱下暗記。下去比來。』左右將吳良



帶下去。只見那神聖背後肩膀以下果有左手六指兒的手印；誰知吳良左手卻是六指兒，比上時絲毫不錯。吳良唬的魂飛膽裂，左右的人無不吐舌，說：『這位太爺真是神仙，如何就知是木匠吳良呢？』殊不知包公那日上廟驗看時，地下檢了一物，卻是個墨斗，又見那伽藍神身後有六指手的血印；因此想到木匠身上。

左右又將吳良帶至公堂跪倒。只見包公把驚堂一拍，一聲斷喝，說：『吳良！如今真賊實犯，還不實說麼？』左右復又威嚇，說：『快招！快招！』吳良着忙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實招就是了。』招房書吏在一傍寫供。

吳良道：『小人原與廟內和尚交好。這和尚素來愛喝酒，小人也是酒頭鬼兒。因那天和尚請我喝酒，誰知他就醉了。我因勸他收個徒弟，以爲將來的收緣結果。他便說：『如今徒弟實在難收。就是將來收緣結果，我也不怕。這幾年的工夫，我也積攢了有二十多兩銀子了。』他原是醉後無心的話。小人便問他：『你這銀子收藏在何處呢？若是丟了，豈不白費了這幾年的工夫麼？』他說：『我這銀子是再丟



不了的。放的地方人人再也想不到的。」小人就問他：「你到底擱在那裏呢？」他就說：「咱們倆這樣相好，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別人。」他方說出將銀子放在伽藍神腦袋以內。小人一時見財起意，又見他醉了，原要用斧子將他劈死了。回老爺。小人素來拿斧子劈木頭慣了，從來未劈過人。乍乍兒的劈人，不想手就軟了，頭一斧子未劈重。偏遇和尚潑皮要奪我斧子。我如何肯讓他，又將他按住，連劈幾斧，他就死了。鬧了兩手血。因此上神桌，便將左手扶住神背，右手在神聖的腦袋內掏出銀子。不意畱下了個手印子。今被太爺神明斷出，小人實實該死。」包公聞聽所供是實。又將墨斗拿出，與他看了。吳良認了是自己之物，因抽斧子落在地下。包公叫他畫供，上了刑具，收監。沈清無故遭屈，官賞銀十兩，釋放。

剛要退堂，只聽有鑿鼓喊冤之聲。包公卽着帶進來。但見從角門進來二人，一個年紀二十多歲，一個有四十上下。來到堂上，二人跪倒。年輕的便道：「小人名



叫匡必正。有一叔父開緞店，名叫匡天佑。只因小人叔父有一個珊瑚扇墜，重一兩八錢，遺失三年未有下落。不想今日遇見此人，他腰間佩的正是此物。小人原要借過來看看，怕的是認錯了。誰知他不但不借給看，開口就罵，還說小人訛他，扭住小人不放。太爺詳察。』又只見那人道：『唔麼是江蘇人，姓呂名佩。今日狹路相逢，遇見這個後生，將我攔住，硬說唔腰間佩的珊瑚墜子說是他的。青天白日，竟敢攔路打搶。這後生實實可惡！求太爺與唔剖斷剖斷。』

包公聞聽，便將珊瑚墜子要來一看，果然是真的，淡紅，光潤無比。便向匡必正道：『你方纔說此墜重幾多少？』匡必正道：『重一兩八錢。儻若不對，或者東西一樣的極有，小人再不敢訛人。』包公又問呂佩道：『你可知道，此墜重幾多少？』呂佩道：『此墜乃友人送的，並不曉得多少分兩。』包公回頭，叫包興取戥子來。包興答應，連忙取戥平了，果然重一兩八錢。包公便向呂佩道：『此墜若按分兩，是他說的不差，理應是他的。』呂佩着急道：『噯呀！太爺呀！此墜原是



我的，好朋友送唔的，又平什麼分兩呢？吾們江蘇人是不敢撒謊的。」包公道：「既是你相好朋友送的，他叫什麼名字？實說！」呂佩道：「唔這朋友姓皮名熊，他是馬販頭兒，人所共知的。」包公猛然聽皮熊二字觸動心事，吩咐將他二人帶下去，立刻出籤傳皮熊到案。包公暫且退堂，用了酒飯。

不多時，人來回話：「皮熊傳到。」包公復又升堂；「帶皮熊。」皮熊上堂跪倒，口稱：「太爺在上，傳小人有何事故？」包公道：「聞聽你有珊瑚扇墜，可是有的？」皮熊道：「有的。那是三年前小人檢的。」包公道：「此墜你可送過人麼？」皮熊道：「小人不知何人失落，如何敢送人呢。」包公便問：「此墜尙在何處？」皮熊道：「現在小人家中。」包公吩咐將皮熊帶在一邊，叫把呂佩帶來。包公問道：「方纔問過皮熊。他並未會送你此墜，此墜如何到了你手？快說！」呂佩一時慌張，方說出是皮熊之妻柳氏給的。包公就知話內有因，連問道：「柳氏他如何給你此墜呢？實說！」呂佩便不言語。包公吩咐掌嘴。兩傍人役剛要上前，只見



呂佩搖手道：『唔呀！老爺不必動怒。吾說就是了。』便將與柳氏通姦，是柳氏私贈此墜的話，說了一遍。皮熊在旁，聽見他女人和人通姦，很覺不設防的。包公立刻將柳氏傳到。誰知柳氏深恨丈夫在外宿姦，不與自己一心一計；因此來到公堂，不用審問，便說出丈夫皮熊素與楊大成之妻畢氏通姦。『此墜從畢氏處攜來，交與小婦人收了二三年。小婦人與呂佩相好，私自贈他的。』包公立刻出籤，傳畢氏到案。

正在審問之際。忽聽得外面又有擊鼓之聲，暫將衆人帶在一傍，先帶擊鼓之人上堂。只見此人年有五旬，原來就是匡必正之叔匡天佑；因聽見有人將他姪兒扭結到官，故此急急趕來，稟道：『只因三年前不記日子，託楊大成到緞店取緞子，將此墜做爲執照。過了幾日，小人到鋪問時，並未見楊大成到鋪，亦未見此墜。因此小人到楊大成家內。誰知楊大成就是那日晚間死了；亦不知此墜的下落，只得隱忍不言。不料小人姪兒，今日看見此墜，被人告到太爺臺前。惟求太爺明鏡高懸，伸



此冤枉！』說罷，磕下頭去。

包公聞聽，心下明白，叫天佑下去，即帶皮熊畢氏上堂。便問畢氏：『你丈夫是何病死的？』畢氏尚未答言。皮熊在傍答道：『是心疼病死的。』包公便將驚堂木一拍，喝聲：『該死的狗才！他丈夫心疼病死的，你如何知道？明是因姦謀命。快把怎生謀害楊大成致死情由，從實招來！』兩傍一齊威嚇：『招！招！招！』皮熊驚慌，說道：『小人與畢氏通姦是實，並無謀害楊大成之事。』包公聞聽，說：『你這刁嘴的奴才！曾記得前在飯店之中，你要喫酒，後面跟着帶血之人。酒保說出，唬的你酒也未敢喫，立時會了錢鈔而去。今日公堂之上，還敢支吾！左右，抬上刑來。』皮熊只唬得啞口無言，暗暗自思道：『這位太爺連喝酒之事俱已知道，別的諒也瞞不過他去；莫若實說，也免得皮肉受苦。』想罷，連連叩頭，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願招。』包公道：『招來。』皮熊道：『只因小人與畢氏通姦，情投意合，惟恐楊大成知道，將我二人拆散；因此定計，將他灌醉，用刀殺死，暗



用棺木盛殮，只說心疼暴病而死。彼時因見珊瑚墜，小人拿回家去，交付妻子收了。即此便是實情。」包公聞聽，叫他畫供。即將畢氏定了凌遲，皮熊定了斬決，將呂佩責四十板釋放，柳氏官賣。匡家叔姪將珊瑚墜領回無事。因此人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各處傳揚。就傳到個行俠尚義的一個老者耳內。

且說小沙窩內有一老者姓張行三，爲人梗直，好行俠義，因此人都稱他爲別古。（與衆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古」。）原是打柴爲生；皆因他有了年紀，挑不動柴草，衆人就叫他看着過秤，得了利息大家平分。這也是他素日爲人拿好兒換來的。

一日，閒暇無事，偶然想起三年前東塔窪趙大欠我一擔柴錢四百文。我若不要了，有點對不過衆夥計們。他們不疑惑我使了，我自己居心實在的過意不去。今日無事，何不走走呢。於是拄了竹杖，鎖了房門，竟往東塔窪而來。



到了趙大門首，只見房舍煥然一新，不敢敲門。問了問隣右之人，方知趙大發財了，如今都稱「趙大官人」了。老頭子聞聽，不由心中不悅，暗想道：「趙大這小子，長處搯，短處捏，那一種行爲！連柴火錢都不想着還。他怎麼配發財呢？」轉到門口，便將竹杖敲門，口中道：「趙大，趙大。」只聽裏面答應道：「是誰！這們「趙大」「趙二」的？」說話間，門已開了。張三看時，只見趙大衣冠鮮明，果然不是先前光景。趙大見是張三，連忙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張三哥麼。」張三道：「你先少合我論哥兒們。你欠我的柴火錢，也該給我了。」趙大聞聽道：「這什麼要緊。」老弟老兄的請到家裏坐。張三道：「我不去，我沒帶着錢。」趙大說：「這是什麼話？」張三道：「正經話。我若有錢，肯找你來要帳嗎？」正說着，只見裏面走出一箇婦人來，打扮的怪模怪樣的，問道：「官人，你同誰說話呢？」張三一見，說：「好呀！趙大，你幹這營生呢。怨的發財呢。」趙大道：「休得胡說。這是你弟妹小嬸。」又向婦人道：「這不是外人，是張三哥到了。」



婦人便上前萬福。張三道：『恕我腰疼，不能還禮。』趙大說：『還是這等愛頑。還請裏面坐罷。』張三只得隨着進來，到了屋內，只見一路一路的盆子堆的不少，彼此讓坐。趙大叫婦人倒茶。張三道：『我不喝茶，你也不用鬧酸款。欠我的四百多錢總要還我的。不用鬧這箇軟局子。』趙大說：『張三哥，你放心。我那就短了你四百文呢。』說話間，趙大拿了四百錢遞與張三。張三接來揣在懷內，站起身來說道：『不是我愛小便宜。我上了年紀，夜來時常愛起夜。你把那小盆給我一箇，就算折了欠我的零兒罷。從此兩下開交，彼此不認得，卻使得。』趙大道：『你這是何苦喫井水。這些盆子俱是挑出來的，沒沙眼。拿一箇就是了。』張三挑了一箇趣黑的烏盆，挾在懷中，轉身就走，也不告別，竟自出門去了。

這東塔窪離小沙窩也有三里之遙。張三滿懷不平。正遇着深秋景況，夕陽在山之時，來到樹林之中，耳內只聽一陣陣秋風颯颯，敗葉飄飄。猛然間滴溜溜一箇旋風，只覺得寒毛眼裏一冷。老頭子將脖子一縮。腰兒一躬，剛說一箇『好冷！……』



不防將懷中盆子掉在塵埃，在地下咕嚕嚕亂轉，隱隱悲哀之聲，說：『摔了我的腰了，』張三聞聽，連連睡了兩口，檢起盆子往前就走，有年紀之人如何跑的動。只聽後面說道：『張伯伯，等我一等。』回頭又不見人，自己怨恨道：『真是時衰鬼弄人！我張三生平不做虧心之事，如何白日就會有鬼？想是我不久於人世了。』一邊想，一邊走，好容易奔至草房，急忙放下盆子，撿了竹杖；開了鎖兒，拿了竹杖，拾起盆子，進得屋來將門頂好。覺得乏困已極。自己說：『管他甚麼鬼不鬼的，且夢周公。』剛纔說完，只聽得悲悲切切，口呼：『伯伯，我死的好苦也！』張三聞聽，道：『怎麼的竟自把鬼關在屋裏了？』別古秉性忠直，不怕鬼邪，便說道：『你說罷。我這裏聽着呢。』隱隱說道：『我姓劉名世昌，在蘇州閶門外八寶鄉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還有三歲的孩子乳名百歲。本是緞行生理。只因乘驢回家，行李沈重。那日天晚，在趙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將我殺害，謀了資財，將我血肉和泥焚化。到如今閃了老母，拋卻妻子，不能見面。九泉之



下，冤魂不安，望求伯伯替我在包公前申明此冤，報仇雪恨。就是冤魂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盡。」說罷，放聲痛哭。張三聞聽他說的可憐，不由的動了他豪俠的心腸，全不畏懼，便呼道：『烏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張三道：『雖則替你鳴冤，惟恐包公不能准狀；你須跟我前去。』烏盆應道：『願隨伯伯前往。』張三見他應叫應聲，不覺滿心歡喜，道：『這去告狀，不怕包公不信。——言雖如此，我是上了年紀之人，記性平常，必須將他姓名住處記清背熟了方好。』於是從新背了一回，樣樣記明。

老頭兒爲人心熱，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來，挾了烏盆，拄起竹杖，鎖了屋門，竟奔定遠縣而來。出得門時，冷風透體，寒氣逼人，又在天亮之時。若非張三好心之人，誰肯冲寒冒冷，替人鳴冤。及至到了定遠縣，天氣過早，尙未開門；只凍他哆哆嗦嗦找了個避風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時，身上覺得和暖。老頭兒又高興起來了，將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着盆底兒，唱起什不閒來了。剛唱



句『八月中秋月照臺』，只聽的一聲響，門分兩扇，太爺升堂。

張三忙拿起盆子，跑向前來喊『冤枉』。就有該值的回稟，立刻帶進。包公坐上問道：『有何冤枉？訴上來。』張三就把東塔窪趙大家討帳，得了一箇黑盆，遇見冤魂自述的話，說了一遍；現有烏盆爲證。包公聞聽，便不以此事爲妄談，就在坐上喚道：『烏盆。』並不見答應。又連喚兩聲，亦無影響。包公見別古年老昏憤，也不動怒，便叫左右攆去便了。

張老出了衙門，口呼：『烏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張老道：『你隨我訴冤，你爲何不進去呢？』烏盆說道：『只因門上門神攔阻，冤魂不敢進去。求伯伯替我說明。』張老聞聽又嚷『冤枉。』該值的出來，噴道：『你這老頭子還不走！又嚷的是什麼？』張老道：『求爺們替我回覆一聲：』烏盆有門神攔阻，不敢進見。』該值的無奈，只得替他回稟。包公聞聽，提筆寫字一張，叫該值拿去門前焚化，仍將老頭子帶進來，再訊二次。張老抱着盆子，上了公堂，將盆子放在



當地。他跪在一傍。包公問道：『此次叫他可應了？』張老說：『是。』包公吩咐：『左右，爾等聽着。』兩邊人役應聲，洗耳靜聽。只見包公座上問道：『烏盆！』不見答應。包公不由動怒。將驚堂木一拍：『我把你這狗才！本縣念你年老之人，方纔不加責於你。如今還敢如此。本縣也是你愚弄的嗎？』用手抽籤，吩咐打責了十板，以戒下次。兩傍不容分說，將張老打了十板。鬧的老頭兒呲牙咧嘴，一拐一拐的，挾了烏盆，拿了竹杖，出衙去了。

轉過影壁，便將烏盆一扔；只聽得「噯呀」一聲，說：『倭了我腳面了！』張老道：『奇怪！你爲何又不進去呢？』烏盆道：『只因我赤身露體，難見星主。沒奈何，再求伯伯替我伸訴明白。』張老道：『我已然爲你挨了十大板。如今再去，我這兩條腿不用長着咧。』烏盆又苦苦哀求。張老是箇心軟的人，只得拿起盆子。他卻又不敢伸冤，只得從角門溜溜秋秋往裏便走。只見那邊來了一箇廚子，一眼看見，便叫：『胡頭兒，胡頭兒，那老頭兒又來了。』胡頭正在班房，談論此事說



笑，忽聽老頭子又來了，連忙跑出來要拉。張老卻有主意，就勢坐在地下，叫起屈來了。

包公那裏也聽見了，吩咐帶上來，問道：『你這老頭子爲何又來？難道不怕打麼？』張老叩頭道：『方纔小人出去，又問烏盆。他說赤身露體，不敢見星主之面。懇求太爺賞件衣服遮蓋遮蓋，他纔敢進來。』包公聞聽，叫包興拿件衣服與他。包興連忙拿了一件袷，交與張老。張老拿着衣服出來。該值的說：『跟着他。看他是拐子！』只見他將盆子包好，拿起來；不放心，又叫道：『烏盆，隨我進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我在這裏。』張老聞聽他答應，這一回畱上心了，便不住叫着進來。到了公堂，仍將烏盆放在當中，自己在一傍跪倒。包公又吩咐兩邊：『仔細聽着！』兩邊答應：『是。』此所謂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有說老頭子有了病了的，有說太爺好性兒的。也有暗笑的。連包興在傍也不由的暗笑：『老爺今日叫瘋子磨住了。』只見包公坐上呼喚：『烏盆！』不想衣內答應說：『有呀，



星主。』衆人無不詫異。只見張老聽見烏盆答應了，他便忽的跳將起來，恨不能要上公案桌子。兩傍衆人吆喝，他纔復又跪下。包公細細問了張老。張老彷彿背書的一般：他姓甚名誰？家住那裏？他家有何人？作何生理？怎麼遇害？是誰害的？滔滔不斷說了一回，清清楚楚。兩傍聽的無不嘆息。包公聽罷，吩咐包興取十兩銀子來，賞了張老，叫他回去聽傳。別古千恩萬謝的去了。

包公立刻吩咐書吏辦文一角，行到蘇州，調取尸親前來結案，即行出籤拿趙大夫婦，登時拿到，嚴加訊問，並無口供。包公沈吟半晌，便吩咐『趙大帶下去，不准見刁氏。』即傳刁氏上堂。包公說：『你丈夫供你陷害劉世昌，全是你的主意。』刁氏聞聽惱恨丈夫，便說出趙大用繩子勒死的，並言現有未用完的銀兩。即行畫招，押了手印。立刻派人將賊銀起來。復又帶上趙大，叫他女人質對。誰知這廝好狠，橫了心再也不招，言銀子是積攢的。包公一時動怒，請了大刑，用夾棍套了兩腿，問時仍然不招。包公一聲斷喝，說了一箇「收」字。不想趙大不禁夾，就「嗚



呼哀哉」了。包公見趙大死，只得叫人搭下去。立刻辦詳，稟了本府，轉又行文上去，至京啓奏去了。

此時尸親已到。包公將未用完的銀子，俱叫他婆媳領取訖；並將趙大家私奉官折變，以爲婆媳養贍。婆媳感念張老替他鳴冤之恩，願帶到蘇州養老送終。張老也因受了冤魂的囑託，亦願照看孀居孤兒。因此商量停當，一同起身往蘇州去了。

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曉。



三俠五義 第五回

三



##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且說包公斷明了烏盆，雖然遠近聞名，這位老爺正直無私斷事如神，未免犯了上司之嫉，又有趙大刑斃；故此文書到時，包公例應革職。包公接到文書，將一切事宜交代署印之人，自己住廟。李保看此光景，竟將銀兩包袱收什收什，逃之夭夭了。

包公臨行，百姓遮道哭送。包公勸勉了一番，方纔乘馬，帶着包興，出了定遠縣，竟不知投奔何處纔好。包公在馬上自己嘆息，暗裏思量道：『我包某命運如此



淹蹇，自幼受了多少的顛險，好容易蒙兄嫂憐愛，聘請恩師，教誨我一舉成名。不想妄動刑具，致斃人命。雖是他罪應如此，究竟是粗心浮躁，以至落了個革職。至死也無顏回家。無處投奔，莫若仍奔京師，再作計較。』只顧馬上嗟嘆。包興跟隨，明知老爺爲難，又不敢問。

信馬由韁，來至一座山下，雖不是峻嶺高峯，也覺得凶惡。正在觀看之際，只聽一棒鑼響，出來了無數的僂兵，當中一箇矮胖黑漢，赤着半邊身的胳膊，雄糾糾，氣昂昂，不容分說，將主僕二人拿下捆了，送上山去。誰知山中尙有三箇大王，見縛了二人前來，吩咐綁在兩邊柱子上，等四大王到來，再行發落。不一時，只見四大王慌慌張張，喘吁吁跑了來，嚷道：『不好了！山下遇見一人好本領，強小弟十倍，纔一交手，我便倒了。幸虧跑得快；不然，喫大虧了。那位哥哥去會會他？』只見大大王說：『二弟，待劣兄前往。』二大王說：『小弟奉陪。』於是二人下山，見一人氣昂昂在山坡站立。大大王近前一看，不覺哈哈大笑道：『原來是



兄長，請到山中叙話。」

你道此山何名？名叫土龍崗，原是山賊窩居之所。原來張龍趙虎悞投龐府，見他是權奸之門，不肯逗留；偶過此山，將山賊殺走，他二人便作了寨主。後因王朝馬漢科考武場，亦被龐太師逐出，憤恨回家，路過此山。張趙兩箇卽請到寨，結爲兄弟。王朝居長，馬漢第二，張龍第三，趙虎第四。王馬張趙四人已表明來歷。

且說馬漢同定那人，來至山中，走上大廳，見兩傍柱上綁定二人，走近一看，不覺失聲道：「噯呀！縣尊爲何在此？」包公睜眼看時，說道：「莫不是恩公展義士麼？」王朝聞聽，連忙上前解開，立刻讓至廳上，坐定了。展爺問及，包公一一說了。大家俱各嘆息。展爺又叫王馬張趙給包公陪了罪，分賓主坐下。立時擺酒，彼此談心，甚是投機。包公問道：「我看四位俱是豪傑，爲何作這勾當！」王朝道：「我等皆爲功名未遂，亦不過暫借此安身，不得已而爲之。」展爺道：「我看衆弟兄皆是異姓骨肉。今日恰逢包公在此，雖則目下革職，將來朝廷必要擢用。那時衆位



弟兄何不棄暗投明，與國出力，豈不是好？」王朝道：「我等久有此心。老爺儻蒙朝廷擢用，我等俱願效犬馬之勞。」包公只得答應：「豈敢，豈敢。」大家飲至四更方散。

至次日，包公與展爺告辭。四人款畱不住，只得送下山來。王朝素與展爺相好，又遠送幾里。包公與展爺戀戀不捨，無奈分別而去。

單言包公主僕乘馬竟奔京師。一日，來至大相國寺門前。包公頭暈眼花，竟從馬上栽將下來。包興一見，連忙下馬看時；只見包公二目雙合，牙關緊閉，人事不知。包興叫着不應，放聲大哭。驚動廟中方丈，乃得道高僧，俗家覆姓諸葛名遂法，號了然，學問淵深，以至醫卜星相無一不精，聞得廟外人聲，來到山門以外，近前，診了脈息，說：「無妨，無妨。」又問了方纔如何落馬的光景，包興告訴明白。了然便叫僧衆幫扶擡到方丈東間，急忙開方抓藥。包興精心用意煎好。喫不多



時，至二鼓天氣，只聽包公哎呀一聲，睜開二目，見燈光明亮，包興站在一旁，那邊椅子上坐着箇僧人。包公便問：『此是何處？』包興便將老爺昏過多時，虧這位師傅慈悲用藥救活的話，說了一回。包公剛要扎掙起來致謝。和尚過來按住，道：『不可勞動，須靜靜安心養神。』

過了幾日，包公轉動如常，纔致謝和尚。以至飲食用藥調理，俱已知是和尙的，心中不勝感激。了然細看包公氣色心下明白；便問了年命，細算有百日之難，過了日子就好了，自有機緣。便畱住包公廟內居住。於是將包公改作道人打扮，每日裏與了然，不是下棋，便是吟詩，彼此愛慕。將過了三箇月。一日，了然求包公寫「冬季擘經祝國裕民」八字，叫僧人在山門兩邊粘貼。包公無事，同了然出來，一旁觀看。只見那壁廂來了一箇廚子，手提菜筐，走至廟前，不住將包公上下打量，瞧了又瞧，看了又看，直懸着包公進了廟，他纔飛也似的跑了。包公却不在意，回廟去了。



你道此人是誰？他乃丞相府王芑的買辦廚子。只因王老大人面奉御旨，賜圖像一張，乃聖上燕中所見，醒來時宛然在目，御筆親書了形像，特派王老大人暗暗密訪此人。丞相遵旨。回府，又叫妙手丹青照樣畫了幾張，吩咐虞候伴當執事人員各處畱神，細細訪查。不想這日買辦從大相國寺經過，恰遇包公，急忙跑回相府，找着該值的虞候，便將此事說了一遍。虞候聞聽，不能深信，亦不敢就回；即同買辦廚子暗到廟中，閒遊的一般，各處瞻仰。後來看到方丈，果見有一道人與老僧下棋，細看相貌正是龍圖之人，心中不勝驚駭，急忙趕回相府，稟知相爺。

王大人聞聽，立刻傳轎到大相國寺拈香。一是王大人奉旨所差之事不敢耽延，二是老大人爲國求賢一番苦心。不多時，來到廟內。小沙彌聞聽，急忙跑至方丈室內，報與老和尚知道。只見了然與包公對奕，全然不理。倒是包公說道：『吾師也當迎接。』了然道：『老僧不走權貴之門，迎他則甚？』包公道：『雖然如此。他



乃是個忠臣，就是迎他，也不至於沾礙老師。』了然聞聽，方起身道：『他此來與我無沾礙，恐與足下有些瓜葛。』說罷，迎出去了。

接至禪堂，分賓主坐了。獻茶已畢，便問了然：『此廟有多少僧衆？多少道人？老夫有一心願，願施僧鞋僧襪，每人各一雙，須當面領去。』了然明白，即吩咐僧道領取，一一看過，並無此人。王大人問道：『完了麼？你廟中還有人沒有？』了然嘆道：『有是還有一人，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這一雙鞋襪。如要見這人麼？大概還須大人以禮相見。』王宰相聞聽，忙道：『就煩長老引見引見，何如？』了然答應，領至方丈。包公隔窗一看，也不能迴避了，只得上前一揖，道：『廢員參見了。』王大人舉目細看形容，與聖上御筆畫的龍圖分毫不差，不覺大驚，連忙讓坐，問道：『足下何人？』包公便道：『廢員包拯，曾任定遠縣。』因斷烏盆革職的話說了一遍。王大人道：『此案終屬妄誕，老夫實難憑信。』包公不覺正色答道：『雖則理之所無，卻是事之必有。自古負屈含冤之魂，憑物伸訴者不可枚舉，難道



都是妄誕麼？只要自己秉公，斷理民情，焉肯以妄誕二字就置之不問。豈不使怨鬼含冤於泉下乎？何況廢員非攻乎異端之人，此事亦非攻乎異端之案。」王大人見包公說話梗直，忠正嚴肅，不覺滿心歡喜。立刻備馬，請包公隨至相府。進了相府，大家看大人轎後一箇道士，不知甚麼緣故。當下畱在書房安歇。

次日早朝，仍將包公換了縣令服色，先在朝房伺候。淨鞭三下，天子升殿。王芑出班奏明仁宗。天子大喜。『立刻宣召見朕。』包公步上金階，跪倒，三呼已畢。天子閃龍目一看，果是夢中所見之人，滿心歡喜，便問爲何罷職。包公便將斷烏盆將人犯刑斃身死情由，毫無遮飾，一一奏明。王芑在班中着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天子不但不怪，反喜道：『卿家既能斷烏盆負屈之冤魂，必能鎮皇宮作祟之邪。今因玉宸宮內每夕有怨鬼哀啼，甚屬不淨，不知是何妖邪，特派卿前往鎮壓一番。』卽着王芑在內閣聽候。欽派太監總管楊忠帶領包公。至玉宸宮鎮壓。

這楊忠素來好武，膽量甚好，因此人皆稱他爲「楊大膽」。奉旨賜他寶劍一口，



每夜在內巡邏。今日領包公進內。他那裏瞧得起包公呢，先問了姓，後又問了名，一路稱爲老黑又叫老包。來到昭德門，說道：『進了此門，就是內廷了。想不到你七品前程如此造化！今日對了聖心，派你入宮，將來回家到鄉裏說古去罷。是不是？——老黑呀！怎麼我合你說話，你怎麼「紡絲吊面布裏兒」呢？』包公無奈，答道：『公公說的是。』楊忠又道：『你別合我鬧這箇整臉兒。我是好頑好樂的。這就是你，別人還巴結不上呢。』說着話，進了鳳右門，只見有多少內侍垂手侍立。內中有一箇頭領，上前執手道：『老爺今日有何貴幹？』楊忠說：『辛苦，辛苦！咱家奉旨帶領此位包先兒前到玉宸宮鎮邪。此乃奉旨官差。我們完差之時，不定三更五更回來，可就不照門了；省得又勞動你們。請罷，請罷！』說罷，同定包公，竟奔玉宸宮。只見金碧交輝，光華爛熳，到了此地，不覺肅然起敬。連楊忠愛說愛笑，到了此地，也就啞口無言了。

來至殿門，楊忠止步，悄向包公道：『你是欽奉諭旨，理應進殿除邪。我就在



這門檻上照着便了。』包公聞聽，輕移慢步，側身而入；來至殿內，見正中設立寶座，連忙朝上行了三跪九叩之禮。又見傍邊設立坐位，包公鞠躬入坐。楊忠見了，心下暗自佩服道：『瞧不得小小官兒竟自頗知國禮。』又見包公如對君父一般，秉正端坐，凝神養性，二目不往四下觀瞧，另有一番凜然難犯的神色；不覺的暗暗誇獎道：『怪不得聖上見了他喜歡呢。』正在思想之際，不覺的譙樓上漏下矣。猛然間聽的呼呼風響，楊忠覺的毛髮皆豎，連忙起身，手掣寶劍，試舞一回。耍不了幾路已然氣喘，只得歸入殿內，銳氣已消，順步坐在門檻子上。包公在坐上，不由的暗暗發笑。

楊忠正自發怔。只見丹墀以下起了一箇旋風，滴溜溜在竹叢裏團團亂轉；又隱隱的聽得風中帶着悲泣之聲。包公閃目觀瞧，只見燈光忽暗，楊忠在外撲倒；片刻工夫，見他復起，孌孌婷婷，走進殿來，萬福跪下。此時燈光復又明亮。包公以爲楊忠戲耍，便以假作真，開言問道：『你今此來，有何冤枉？訴上來。』只聽楊忠孌



滴滴聲音，哭訴道：『奴婢寇珠原是金華宮承御，只因救主遭屈含冤地府，於今廿載，專等星主來臨，完結此案。』便將當初定計陷害的原委，哭訴了一遍。『因李娘娘不日難滿，故特來洩機由。星主細細搜查以報前冤，千萬不可洩漏。』包公聞聽，點頭道：『既有如此沉冤，包某必要搜查。但你必須隱形藏跡，恐驚主駕，獲罪不淺。』冤魂說道：『謹遵星主台命。』叩頭站起，轉身出去，仍坐在門檻子上。

不多時，只見楊忠張牙欠嘴，彷彿睡醒的一般，瞧見包公仍在那邊端坐，不由的悄悄的道：『老黑，你沒見甚麼動靜，咱家怎生回覆聖旨？』包公道：『鬼已審明；只是你貪睡不醒，叫我在這獸等。』楊忠聞聽，詫異道：『甚麼鬼？』包公道：『女鬼。』楊忠道：『女鬼是誰？』包公道：『名叫寇珠。』楊忠聞聽，只唬得驚異不止，暗自思道：『寇珠之事算來將近二十年之久，他竟如何知道？』連忙陪笑道：『寇珠他爲甚麼事在此作祟呢？』包公道：『你是奉旨，同我進宮除邪。誰知你貪睡。我已將鬼審明，只好明日見了聖上，我奏我的，你說你的便了。』楊忠聞



聽，不由着急道：『噯呀！包……包先生，包……包老爺，我的親親的包……包大哥，你這不把我毀透了嗎？可是你說的，聖上命我同你進宮；歸齊我不知道，睡着了，這是甚麼差使眼兒呢？怎的了！可見你老人家就不疼人了。過後就真沒有用我們的地方了。瞧你老爺們這箇勁兒，立刻給我箇眼裏插棒槌，也要我們攔的住吓！好包先生你告訴我！我明日送你箇小巴狗兒，這麼短的小嘴兒。』包公見他央求可憐，方告訴他道：『明日見了聖上，就說：『審明了女鬼，係金華宮承御寇珠含冤負屈，來求超度他的冤魂。臣等業已相許，以後再不作祟。』』楊忠聽畢，記在心頭，並謝了包公，如敬神的一般。他也不敢言語褻瀆了。

出了玉宸宮，來至內閣，見了丞相王芑，將審明的情由細述明白。少時聖上臨朝，包公合楊忠一一奏明，只說冤魂求超度，却不提別的。聖上大悅，愈信烏盆之案。即升用開封府府尹，陰陽學士。包公謝恩。加封「陰陽」二字，從此人傳包公善於審鬼，白日斷陽，夜間斷陰，一時哄傳徧了。



包公先拜了丞相王芑，愛慕非常；後謝了了然；又至開封府上任，每日查辦事件。便差包興回家送信，並具稟替甯老夫子請安；又至隱逸村投遞書信，一來報喜，二來求婚畢姻。包興奉命，卽日起身，先往包村去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六回



##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且說包興奉了包公之命，寄信回家；後又到隱逸村。這日包興回來，叩見包公，呈上書信，言：『太老爺太夫人甚是康健，聽見老爺得了府尹，歡喜非常，賞了小人五十兩銀子。小人又見大老爺大夫人，歡喜自不必說，也賞了小人三十兩銀子；惟有大夫人給小人帶了個薄薄兒包袱，囑咐小人好好收藏，到京時交付老爺。』小人接在手中，雖然有些分兩，不知是何物件，惟恐路上磕碰。還是大夫人見小人爲難，方纔說明；此包內是一面古鏡，原是老爺井中檢的。因此鏡光芒生亮，大夫



人挂在屋內。有一日，二夫人使喚的秋香走至大夫人門前滑了一交，頭已跌破，進屋內就在挂鏡處一照。誰知血滴鏡面，忽然雲翳開豁。秋香大叫一聲，回頭跑在二夫人屋內，冷不防按住二夫人將右眼挖出；從此瘋癲，至今鎖禁，猶如活鬼一般。二夫人死去兩三番，現在延醫調治，尙未痊愈。小人見二老爺，他無精打彩的，也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說着話，將包袱呈上。包公也不開看，吩咐好好收訖。

包興又回道：『小人又見甯師老爺看了書信十分歡喜，說，叫老爺好好辦事盡忠報國，還教導了小人好些好話。小人在家住了一天，即到隱逸村報喜投書。李大人大喜，滿口應承，隨後便送小姐前來就親。賞了小人一個元寶，兩疋尺頭；並回書一封。』即將信呈上。包公接書看畢。原來是張氏夫人同着小姐，於月內便可來京。立刻吩咐預備住處，仍然派人前去迎接。便叫包興暫且歇息，次日再商量辦喜事一節。



不多幾日，果然張氏夫人帶領小姐俱各到了。一切定日迎娶事務，俱是包興盡心備辦妥當。到了吉期，也有多少官員前來賀喜，不必細表。

包公自畢姻後，見李氏小姐幽閒貞靜，體態端莊，誠不失大家模範，滿心歡喜。而且妝奩中有一寶物，名曰「古今益」，上有陰陽二孔，堪稱希世奇珍。包公却不介意。過了三朝滿月，張氏夫人別女回家。臨行又將自己得用的一個小廝名喚李才，留下服侍包公，與包興同爲內小廝心腹。

一日，放告坐堂。見有個鄉民年紀約有五旬上下，口稱「冤枉」。立刻帶至堂上。包公問道：「你姓甚名誰？有何冤枉？訴上來。」那人向上叩頭，道：「小人姓張名致仁，在七里村居住。有一族弟名叫張有道，以貨郎爲生，相離小人不過數里之遙。有一天，小人到族弟家中探望，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問我小嬸劉氏，是何病症？爲何連信也不送呢？劉氏回答，是心疼病死的。因家中無人，故此未能送



信。小人因有道死的不明，在祥符縣申訴情由，情願開棺檢驗。縣太爺准了小人狀子。及至開棺檢驗，誰知並無傷痕。劉氏他就放起刁來，說了許多誣賴的話。縣太爺將小人責了二十大板，討保回家。越想此事，實實張有道死的不明。無奈何投到大老爺台前，求青天與小人作主。』說罷，眼淚汪汪，匍匐在地。

包公便問道：『你兄弟素來有病麼？』張致仁說：『並無疾病。』包公又問道：『你幾時沒見張有道？』致仁道：『素來弟兄和睦，小人常到他家，他也常來小人家。五日前尙在小人家中。小人因那五六天沒來，因此小人找到他家，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包公聞聽，想到五日前尙在他家，他第六天去探望，又是三日前死的；其中相隔一兩天，必有緣故。包公想罷，准了狀詞，立刻出籤傳劉氏到案。暫且退了堂。

來至書房，細看呈子，好生納悶。包興與李才傍邊侍立。忽聽外邊有脚步聲響。包興連忙迎出，却是外班，手持書信一封，說：『外面有一儒流求見。此書乃



了然和尚的。』包興聞聽，接過書信，進內回明，呈上書信。包公是極敬了然和尚的，急忙將書拆閱。原來是封薦函，言此人學問品行。包公看罷，即命包興去請。

包興出來看時，只見那人穿帶的衣冠，全是包公在廟時換下衣服，又肥又長，勒里勒得的，並且帽子上面還捏着摺兒，包興看罷，知是當初老爺的衣服，必是了然和尚與他穿帶的，也不說明，便向那人說道：『我家老爺有請。』只見那人斯斯文文，隨着包興進來。到了書房，包興掀簾。只見包公立起身來，那人向前一揖，包公答了一揖，讓坐。包公便問：『先生貴姓？』那人答道：『晚生覆姓公孫名策，因久困場屋，屢落孫山，故流落在大相國寺。多承了然禪師優待，特具書信前來，望祈老公祖推情收錄。』包公見他舉止端詳，言語明晰，又問了些書籍典故；見他對答如流，學問淵博，竟是個不得第的才子。包公大喜。

正談之間，只見外班稟道：『劉氏現已傳到。』包公吩咐「伺候」。便叫李才陪侍公孫先生。自己帶了包興，立刻升堂。入了公坐，便叫：『帶劉氏。』應役之



人接聲喊道：『帶劉氏！帶劉氏！』只見從外角門進來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面上也無懼色，口中尙自言自語，說道：『好端端的人，死了叫他翻尸倒骨的，不知前生作了甚麼孽了！如今又把我傳到這裏來，難道還生出甚麼巧招兒來嗎？』一邊說，一邊上堂，也不東瞧西看，他便嫋嫋婷婷朝上跪倒，是一個久慣打官司的樣兒。

包公便問道：『你就是張劉氏麼？』婦人答道：『小婦人劉氏，嫁與貨郎張有道爲妻。』包公又問道：『你丈夫是甚麼病死的？』劉氏道：『那一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喫了晚飯，一更之後便睡了。到了二更多天，忽然說心裏怪疼的。小婦人唬的了不得，急忙起來。便嚷『疼的利害！』誰知不多一會就死了。害的小婦人好不苦也！』說罷，淚流滿面。包公把驚堂木一拍，喝道：『你丈夫到底是甚麼病死的？講來！』站堂喝道：『快講！』劉氏向前跪爬半步，說道：『老爺，我丈夫實是害心疼病死的。小婦人焉敢撒謊。』包公喝道：『既是害病死的，你爲何不給他



哥哥張致仁送信？實對你說，現在張致仁在本府堂前已經首告。實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劉氏道：「不給張致仁送信；一則小婦人煩不出人來，二則也不敢給他送信。」包公聞聽道：「這是爲何？」劉氏道：「因小婦人丈夫在日，他時常到小婦人家中，每每見無人，他言來語去，小婦人總不理他。就是前次他到小婦人家內；小婦人告訴他兄弟已死，不但不哭，反倒向小婦人胡說八道，連小婦人如今直學不出口來。當時被小婦人連嚷帶罵，他纔走了。誰知他羞惱成怒，在縣告了，說他兄弟死的不明，要開棺檢驗。後來太爺到底檢驗了，並無傷痕，纔將他打了二十板。不想他不肯歇心，如今又告到老爺台前。可憐小婦人丈夫死後，受如此罪孽，小婦人又擔如此醜名，實實冤枉！懇求老青天與小婦人作主啊！」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

包公見他口似懸河，牙如利劍，說的有情有理，暗自思道：「此婦聽他言語，必非善良。若與張致仁質對，我看他那誠實老實形景，必要輸與婦人口角之下。須



得查訪實在情形，婦人方能服輸。』想罷，向劉氏說道：『如此說來，你竟是無故被人誣賴了。張致仁着實可惡。我自自有道理。你且下去，三日後聽傳罷了。』劉氏叩頭下去，似有得色。包公更覺生疑。

退堂之後，來到書房，便將口供呈詞與公孫策觀看。公孫策看畢，躬身說道：『據晚生看此口供，張致仁疑的不差。只是劉氏言語狡猾，必須探訪明白，方能折服婦人。』不料包公心中所思主見，公孫策一言道破，不覺歡喜，道：『似此如之奈何？』公孫策正欲作進見之禮，連忙立起身來，道：『待我晚生改扮行裝，暗裏訪查訪查，如有機緣，再來稟復。』包公聞聽道：『如此說，有勞先生了。』叫包興：『將先生盤川並要何物件，急忙預備，不可誤了。』包興答應，跟隨公孫策來至書房。公孫策告訴明白，包興連忙辦理去了。不多時，俱各齊備。原來一個小小藥箱兒，一個招牌，還有道衣絲絛鞋襪等物。公孫策通身換了，背起藥箱，連忙從角門暗暗溜出，到七里村查訪。



誰知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鬧了一天並無機緣可尋。看看天晚，又覺得腹中饑餓，只得急忙且回開封府再做道理。不料忙不擇路，原是往北，他却往東南岔下去了。多走數里之遙，好容易奔至鎮店，問時知是榆林鎮，找了興隆店投宿，又乏又餓。正要打算吃飯，只見來了一羣人，數匹馬，內中有一黑矮之人，高聲嚷道：『憑他是誰，快快與我騰出！若要惹惱了你老爺的性兒，連你這店俱各給你拆了。』傍有一人說道：『四弟不可。凡事有個先來後到，就是叫人家騰挪也要好說，不可如此的囉哩。』又向店主人道：『東人，你去說說看。』因我們人多，兩下住着不便，奉託奉託！』店東無奈，走到上房，向公孫策說道：『先生沒有甚麼說的，你老將就將就我們！說不得屈尊你老，在東間居住。把外間這兩間讓給我們罷！』說罷，深深一揖。公孫策道：『來時原不要住上房，是你們小二再三說，我纔住此房內。如今來的客既是人多，我情願將三間滿讓。店東給我個單房，我住就是了。』是行路，縱有大廈千間，不過占七尺眠，何必爲此吵鬧呢。』正說之間，只見進來



了黑凜凜一條大漢，滿面笑容道：『使不得！使不得！老先生請自尊便罷。這外邊兩間承情讓與我等，足以穀了。我等從人俱叫他們下房居住，再不敢勞動了。』公孫策再三謙遜，那大漢只是不肯，只得挪在東間去了。

那大漢叫從人搬下行李。揭下鞍轡，俱各安放妥協。又見上人却是四個，其餘五六個俱是從人，要淨面水，喚開水壺，吵嚷個不了。又見黑矮之人先自呼酒要菜。店小二一陣好忙，鬧的公孫策竟喝了一壺空酒，菜總沒來，又不敢催。忽聽黑矮人說道：『我不怕別的，明日到了開封府恐他記念前仇，不肯收錄，那却如何是好？』又聽黑臉大漢道：『四弟放心。我看包公決不是那樣之人。』公孫策聽至此言，不由站起身來，出了東間，對着四人舉手道：『四位原是上開封的，小弟不才，願作引進之人。』四人聽了，連忙站起身來。仍是那大漢說道：『足下何人？請過來坐，方好講話。』公孫策又謙遜再三，方纔坐下。各通姓名。

原來這四人正是土龍崗的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條好漢。聽說包公作了



府尹，當初原有棄暗投明之話，故將山上僂儻糧草金銀俱各分散，只帶了得用伴黨五六人，前來開封府投効，以全信行。他們又問公孫策。公孫策答道：『小可現在開封府。因目下有件疑案，故此私行暗暗查訪。不想在此得遇四位，實實三生有幸了。』彼此談論多時，真是文武各盡其妙。大家歡喜非常。惟有趙四爺粗俗，却有酒量頗豪。王朝恐怕他酒後失言，叫外人聽之不雅，只得速速要飯。大家吃畢，閑談飲茶。天到二更以後，大家商議，今晚安歇後，明日可早早起來，還行路呢。這正是只因清正聲名遠，致使英雄跋涉來。

未審明日王馬張趙投奔開封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七回



## 第八回

救義僕除凶鐵仙觀——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且說四爺趙虎因多貪了幾杯酒，大家閒談，他也連一句插不上，一傍前仰後合，不覺的磕睡起來。困困酒後，酒困困魔。後來索性放倒頭，酣睡如雷。因打呼，方把大家提醒。王朝說：『只顧說話兒，天已三更多了。先生也乏了，請安歇罷。』大家方纔睡下。誰知趙四爺心內惦着上開封府，睡得容易，醒的剪絕。外邊天氣不過四鼓之半，他便一咕嚕身爬起來，亂嚷道：『天亮了！快些起來趕路！』又喊道，叫從人備馬捎行李，把大家吵醒。誰知公孫策心中有事尙未睡着，也只得隨



大家起來。這老先生算「煙袋鋪鐵絲兒通了桿」了。只見大爺將從人畱下一個，騰出一匹馬，叫公孫策乘坐。叫那人將藥箱兒招牌，俟天亮時背至開封府，不可違誤。吩咐已畢，叫店小二開了門，大家乘馬，趁着月色，迤邐而行。天氣尙未五更。正走之間，過了一帶林子，却是一座廟宇。猛見牆角邊人影一幌。再細看時，却是一個女子，身穿紅衣，到了廟門捱身而入，大家看的明白，口稱「奇怪」。張龍說：「深夜之間，女子入廟，必非好事。天氣尙早，咱們何不到廟看看呢？」馬漢說：「半夜三更，無故敲打山門，見了僧人怎麼說呢？」王朝說道：「不妨，就說貪趕路程口渴之甚，討杯茶喫，有何不可。」公孫策道：「既如此，就將馬匹行李叫從人在樹林等候，省得僧人見了兵刃生疑。」大家聞聽，齊說：「有理，有理。」於是大家下馬，叫從人在樹林看守。從人答應。五位老爺邁步竟奔山門而來。

到了廟門，趁着月光，看的明白，匾上大書「鐵仙觀」。公孫策道：「那女子捱身而入，未聽見他插門，如何是關着呢？」趙虎上前，掄起拳頭，在山門上就是



「噠」「噠」「噠」的三拳，口中嚷道：『道爺開門來！』口中嚷着，隨手又是三拳，險些兒把山門砸掉。只聽裏面道：『是誰？是誰？半夜三更怎麼說！』只聽噠啦一聲，山門開處，見個道人。公孫策連忙上前施禮，道：『道爺，多有驚動了。我們一行人貪趕路程，口渴舌乾，欲借寶刹歇息歇息，討杯茶吃，自有香資奉上。望祈方便方便。』那道人聞聽，便道：『等我稟明白了院長，再來相請。』正說之間，只見走出一個濃眉大眼，膀闊腰粗，怪肉橫生的個道士來，說道：『既是衆位要吃茶，何妨請進來。』王朝「等」聞聽，一擁而入，來至大殿，只見燈燭輝煌。彼此遜坐。見道人凶惡非常，並且酒氣噴人，已知是不良之輩。

張龍趙虎二人悄地出來，尋那女子。來至後面，並無踪跡。又到一後院，只見一口大鐘並無別物。行至鐘邊，只聽有人呻吟之聲。趙虎說：『在這裏呢。』張龍說：『賢弟，你去掀鐘。我拉人。』趙虎挽挽袖子，單手抓住鐘上鐵爪，用力向上一掀。張龍說：『賢弟吃住勁，不可鬆手！等我把住底口，往上一挺。』就把鐘內



之人露將出來。趙爺將手一鬆，仍將鐘扣在那邊。仔細看此人時，却不是女子，是個老者，捆做一堆。口內塞着棉花，急忙掏出。鬆了細綁。那老者乾嘔做一團，定了定神，方纔說：『噯喲！苦死我也！』張龍便問：『你是何人？因何被他們扣在鐘下？』那老頭兒道：『小人名喚田忠，乃陳州人氏，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奉旨前往賑濟。不想龐昱到了那裏，並不放賑，在彼蓋造花園，搶掠民間女子。我主人田起元，主母金氏玉仙因婆婆染病，割肉煎藥。老太太病好，主母上廟還願，不意被龐昱窺見，硬行搶去。又將我主人送縣監禁。老太太一聞此信時，生生唬死。是我將老主母埋葬已畢。想此事一家被害，非上京控告不可。因此貪趕路程，過了宿頭，於四更後投至此廟，原爲歇息。誰知道人見我行李沉重，欲害小人。正在動手之時，忽聽衆位爺們敲門，便將小人扣在鐘下，險些兒傷了性命。』

正在說話間，只見那邊有一道人探頭縮腦。趙四爺急忙趕上，兜的一腳，踢翻在地，將拳向面上一幌：『你嚷，我就是一拳！』那賊道看見柳斗大的皮錘，那裏



還有魂咧。趙四爺便將他按住在鐘邊。

不想這前邊凶道名喚蕭道智，在殿上張羅烹茶，不見了張趙二人，叫道人去請也不見回來，便知事有不妥；悄悄的退出殿來，到了自己屋內，將長衣甩去，手提一把明亮亮的撲刀，竟奔後院而來。恰入後門，就瞧見老者已放，趙虎接着道人，不由心頭火起，手舉撲刀撲了張龍。張爺手急眼快，斜刺裏就是一腿。道人將將躲過，一刀照定張龍面門削來。張爺手無寸鐵，全仗步法巧妙，身體靈便，一低頭將刀躲過，順手就是一掌。惡道惟恐是暗器，急待側身時，張爺下邊又是一掃堂腿。好惡道！金絲繞腕勢躲過，回手反背又是一刀。究竟有兵刃的氣壯，無傢伙的膽虛，張龍支持了幾個照面，看看不敵。

正在危急之際，只見王朝馬漢二人見張龍受敵。王朝趕近前來，虛幌一掌，左腿飛起直奔脅下。惡道閃身時，馬漢後邊又是一拳打在背後。惡道往後一撲，急轉身，擰手就是一刀。虧得馬漢眼快歪身一閃，剛然躲過，惡道倒垂勢又奔了王朝而



來。三個人赤着手，剛剛敵的住——就是防他的刀使了。王朝見惡道奔了自己，他便推月勢等刀臨切近，將身一撒。惡道把身使空，身往傍邊一閃，後面張龍照腰就是一脚。惡道覺得後面有人，趁着月影也不回頭，伏身將脚往後一登。張龍脚剛落地，恰被惡道在迎面骨上登了一脚，力大勢猛，身子站立不住，不由的鬧了個「豆墩」。趙虎在傍看見，連忙叫道：「三哥，你來擋住那個道人。」張龍連忙起來擋住道人。只見趙虎站起來，竟奔東角門前邊去了。張龍以爲四爺必是到樹林取兵刃去了。

遲了不多時，却見趙虎從西角門進來。張龍想道：「他取兵刃不能這麼快，他必是解了解手兒回來了。」眼瞧着他，迎面撲了惡道，將左手一揚（是個虛幌架式），右手對准面門一擗，口中說：「惡道，看我的法寶取你！」只見白撲撲一股稠雲打在惡道面上，登時二目難睜，鼻口倒噎，連氣也喘不過來。馬漢又在小肚上儘力的一脚，惡道站立不住，咕咚栽倒在地，將刀扔在一邊。趙虎趕進步，一跪腿，用磕



膝蓋按住胸膛，左手按膀背，將右袖從新向惡道臉上一路亂抖。原來趙虎繞到前殿，將香爐內香灰裝在袖內。俗語說的好，「光棍眼內揉不下沙子去」；何況是一爐香灰，惡道如何禁得起。四個人一齊動手，將兩個道人捆縛，預備送到祥符縣去。此係祥符地面之事，由縣解府，按劫掠殺命定案。四人復又搜尋，並無人烟。後又搜至傍院之中，却是菩薩殿三間，只見佛像身披紅袍。大家方明白，紅衣女子乃是菩薩現化；可見田忠有救，道人惡貫已滿，報應不爽。此時公孫策已將樹林內伴當叫來，拿獲道人。便派從人四名，將惡道交送至縣內。立刻祥符縣申報到府。大家帶了田忠，一同出廟，此時天已大亮，竟奔開封府而來。暫將四人寄在下處。

公孫策進內參見包公，言訪查之事尙「未」確實。今有土龍崗王馬張趙四人投到；並鐵仙觀救了田忠，捉拿惡道交祥符縣，不日解到的話說了一遍。復又立起身來，說：「晚生還要訪查劉氏案去。」當下辭了包公，至茶房。此時藥箱招牌俱已送到。公孫策先生打扮停當，仍從角門去了。



且說包公見公孫策去後，暗叫包興將田忠帶至書房，問他替主明冤一切情形；叫左右領至茶房居住，不可露面，恐走漏了風聲，龐府知道。又吩咐包興將四勇士暫在班房居住，俟有差聽用。

且說公孫策離了衙門，復至七里村沿途暗訪。心下自思：『我公孫策時乖運蹇，屢試不第，幸虧了然和尚一封書信薦至開封府，偏偏頭一天到來就遇見這一段公案，不知何日方能訪出。總是我的運氣不好，以致諸事不順。』越思越想，心內越煩，不知不覺出了七里村。忽然想起，自己叫着自己說：『公孫策，你好獸！你是作甚麼來了？就是這麼走着，有誰知你是醫生呢？既不知道你是醫生，你又焉能打聽出來事情呢？實實獸的可笑！』原來公孫策只顧思索，忘了搖串鈴了。這時想起，連忙將鈴兒搖起，口中說道：『有病早來治，莫要多延遲。養病如養虎，虎大